

戰時綜合集叢書

民

族

至

上

論

贈
羅家倫

執

宋文炳

陳衡哲

筆

林惠祥

黃文山

張其昀

方東美

者

朱化雨

王芸生

張君勱

袁業裕

請介紹



獨立出版社印行

931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

戰時綜
合叢書
民族至上論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執筆者

羅家倫 宋文炳 林惠祥
張其昀 朱化雨 張君勳
陳衡哲 黃文山 方東美
王芸生 袁業裕

編輯者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獨立出版社

漢口花樓街十六號

戰時綜合叢書例言

一、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敵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並供從事訓練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二、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的問題，建國問題，民族問題，戰時政治問題，軍事問題，國防經濟問題，世界輿論，抗戰後之敵人動態，教育與青年問題，民衆動員問題，及抗日先烈勳績，日寇暴行紀述，均以實際問題，可靠材料爲主。

三、本叢書第一輯計下列二十種：

- (一) 領袖抗戰言論集，
- (二) 黨國先進抗戰言論集，
- (三) 抗戰文獻，
- (四) 健黨與建國，
- (五) 民族至上論，
- (六) 統一與抗戰，
- (七) 到民主政治之路，
- (八)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 (九) 第二期抗戰，
- (十) 論游擊戰，

- (十一) 抗戰與經濟，
- (十二) 抗戰與生產，
- (十三) 我們的外蒙古，
- (十四) 中日戰爭與世界輿論，
- (十五) 彷徨沒落中之日本，
- (十六) 戰時教育論，
- (十七) 青年往何處去，
- (十八) 民衆動員問題，
- (十九) 抗日先烈記，
- (二十) 日寇燃犀錄。
- 四、本叢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具體方案務求兼顧，使不流於空言無補之弊。
- 五、本叢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識不正確者。
- 六、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殿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寫在前面

抗戰到了今天，我們認爲一切內在的爭端，都得休止，只有民族至上，只有求民族獨立自由幸福永久生存的努力，才是最合乎環境需要。

憑着這點信念，我受了獨立出版社主持人的囑付，編成了這本小冊子——民族至上論，貢獻給諸位讀者，以這個小小禮物。

我編本書的時候，根據三個中心觀念出發：我們的民族是東亞最早最優秀的民族，一切中華民族外來的學說，在學理上與事實上都有充足的論據。爲駁斥外來說的錯誤，所以特選摘中華民族起源一章並說明中華民族的遠古歷史，以增進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其次，我們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唯一統一的民族，我們的祖宗開始一直到現在，我們的血統，已經混合得非常勻稱，我們只有一個偉大統一的中華民族，挑動民族感情另創民族自決的人，是想侵略我們土地的帝國主義者，譬如日本用武力來成立「滿洲國」的這種事實。末了，我們自信中華民族是世界上生活力最強，自助力最大，奮鬥力最烈的民族，不但沒有古老，而且一天壯健一天。

有了這麼三個中心，所以我的取材，依此決擇，而技術上的編排方法，也依照這個原則。

在第一章裏，羅志希先生給我們對民族與民族性一個概念，這是羅先生在南京中央政校與中央大學的演辭，此次經整理而在新民族週刊創刊號上發表，內容豐富，解釋切當，故錄爲總論，以冠全書。

第二章我根據自己的原則，決定中華民族是自生的，故大胆地決定「土著說」的證據確鑿。宋文炳

林惠祥兩先生的中國民族史中，並沒有確認土著說，我大胆的加上去了，希望宋林兩先生原諒。

第三章，說明我們中華民族是統一的，梁任公先生說得好：「率皆同化，無復有異點痕跡可尋」，

硬要去尋的，那是別有懷抱者。

四五六三章，則綜述我們民族的特性及發展力，不管在任何困難之下，都能滋長，過去如此，今後自然如此，只憑我們不斷的努力與奮鬥。我們要自信且深信這一點。

在這裏特別要提起的是第七章，值得我們細讀。尤其是漢斯金教授的話，他說：「當着他（指戰爭）的面前，爭端忘了；政黨和階級的鬥爭也拋棄了；……只有團體領袖可發言，至於國民大眾，惟有默然欣然獻身於他們的國家的祭壇上以作犧牲，唯當局的命令是聽。即使誠意的批評，也視為咀咒」。有過不誠意的批評的人，該會紅臉吧？他又說：「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的人權……而今不獨存在，而日被人目為有礙於公眾的安全」。爲什麼？民族至上呵！

張君勸先生的絕對愛國主義一文中，也這樣勸勉我們，並舉波蘭復興故事來證實他的話，我們更應體味其中真義。

陳衡哲先生告訴我們努力的方針，黃文山先生則下了三大原則。我們不必悲觀，反要努力，更進一步的奮鬥。而思想深刻文筆美麗以科學哲學與人生一書著名的方東美先生，說抗敵要無畏，大足振奮懦怯者的弱心！

王芸生先生說，東亞的大時代到了，我們要做東亞民族的主人；是的，我們前進吧，做東亞民族主人的。

我所錄用的各文章，都已由獨立出版社去信徵求同意，不過有的通訊處已不可詳知，也許未能寄到，特此附誌一筆，請諸先生原諒。

再所錄各文，原爲文言者，仍爲文言，白話者仍爲白話，以存其真，讀者幸勿誤會，以爲全書前後的文體不統一。

編者於漢口，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收復臨城濟甯之下午。

目次

寫在前面

第一章 總論——民族與民族性…………… 1

第二章 中華民族的起源…………… 12

第三章 中華民族之構成及其分佈狀態…………… 17

第四章 中華民族的精神…………… 22

第五章 中華民族的內在發展…………… 27

第六章 中華民族的海外發展…………… 31

第七章 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戰爭…………… 35

第八章 絕對的愛國主義…………… 38

第九章	國難所奠定的復興基石	43
第十章	復興中華民族的基本原則	46
第十一章	抗敵無畏論	53
第十二章	東亞大時代：前進吧，中國！	61
討論大綱		64

第一章 總論——民族與民族性

我們的民族目前正處於一個嚴重的時期，所以我們對於「民族與民族性」這個問題，現在有加以研究的迫切需要。

「民族」與「民族性」是不能分開的。在英文裏，「民族」是 nation 民族性是「nationality」。[nationality] 是從「nation」而來，可見「民族性」是從「民族」而來的。但在另一方面，一個民族，如無民族性，也不能獨立生存，不能免於滅亡。所以民族與民族性二者的關係，至為密切。民族是國家的基礎，也是一切國家理想和願望的前提。國家如不以民族做基礎，就不能組織成功。自己的民族如果不能振作，不能自立，無論談什麼好聽的「自由」，「平等」，「大同主義」或「世界主義」，都是廢話；無論有什麼優美的政治經濟或社會的理想，都無着落。民族性是建立國家或民族的靈魂。一個國家或民族，如喪失它的民族性，就不能團結，不能存在。所以民族與民族性二者聯繫的重要，也很顯然。

民族和民族性的關係以及它們的重要，既已明瞭，我們就要問究竟什麼是民族，什麼是民族性。現在先講什麼是民族，然後再講什麼是民族性。

民族的定義，很不易下。但我們倘能知道民族構成的因素，也就可知什麼是民族了。不過有許多學者和政治家，對於民族還有幾種錯誤或不完整的觀念，其中許多並且是有意造成的。我在講民族構成

的因素之前，應先對這幾種觀念加以辨別。

第一民族不等於種族 有些人以為民族就等於種族。種族當然是民族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民族却不等於種族。一個民族有時雖僅為一個種族，但也可有幾種不同的種族。譬如現在歐洲各民族裏面，往往就含有不同的種族。德國南部與北部的人，在種族的詳細區分上就有不同；法國南北兩部的種族，過細考察，原來也不是一個；這都是顯著的例子。這種以民族等於種族的學說，常存有某種特殊的目的。如德國要合併同種族的國家，就以他們和德國人係同一種族為立論根據；又如日本要合併中國，就以中日同種同文之說相眩惑。但是種族有時雖可與民族相同，有時則不相同；民族不等於種族。

第二民族不等於語言 有些人以為民族就是指相同的語言系統裏面的人而言。如帝俄時代有所謂「泛斯拉夫主義」(Pan Slavism)，就根據語言即民族的理論，想把巴爾幹幾個國家拉過俄國方面去。又如德國有所謂「泛日耳曼主義」(Pan Germanism)也引用這個理論去擴充日耳曼民族的勢力，其實這都是別有用意的。語言祇是民族構成的一個因素；以上這些泛什麼主義都是對於民族解釋的偏見。不過因為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所以往往受到非常的注意。一個民族或國家之內，有時雖僅有一種語言，但也可有幾種不同的語言。譬如瑞士，便以一個很小的國家而有法德意三種語言。同時也有用同一種語言的民族，而分成幾個國家的。譬如現在的德奧英美就是。我們可以說語言是民族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却不能說民族就等於語言。

第一民族不等於宗教 有些人以為信仰同一宗教的人，就是同一民族，以為民族的範圍就等於宗教的範圍。宗教有助於民族的形成，自然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英國女王伊利沙白(Eлизавета)曾經說過：「公民的資格內含有教民的資格，不是教民便不成公民。」美國總統至今要在就職的時候，拿着基督教聖經宣誓。英國的國家教會至今還是巍然存在。至於近代土耳其國的前身阿陀門帝國(Ottoman

Empire) 要以回教徒建一世界的帝國，更是顯著的例子。所以歷史上凡征服一個民族，征服者往往要改變被征服者的宗教信仰；為宗教而流的血，自來不知多少。但是有許多民族，其所信仰的宗教，往往不止一種，如美國人之中，有信仰天主教者，有信仰基督教者，也有信仰猶太教者，又如中國人之中，有信仰佛教者，有信仰道教者，也有信仰回教者，也有信仰基督教者。所以民族的範圍並不等於宗教的範圍。宗教雖可說是民族構成的一個因素，但是民族並不等於宗教。

第四民族不等於領土 還有些人以為在同一領土內的人，就是同一民族，以為民族等於領土。但是也不盡然。誠然一個民族需要一定領土，正如個人之需要住所；沒有固定領土，是難於形成一個民族的。而且一個民族要是占據了一塊領土，經過了悠久的歲月，一定會發生一種鏗而不舍的感情，因為它生息繁榮，不離斯土，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怎能不對它發生感情？所以許多人每每拿某個民族所居的疆域以內的重要河山來代表一個民族。譬如說中國民族，便講到「崑崙」「長江大河」「秦岱華岳」；說德國民族，便提到萊茵河；法國人更倡有所謂「自然疆界」(natural bounds)之說，以為自這種疆界以內，是法國民族應有的領土。這都是民族重視其疆域之表現。然而無論領土如何重要，民族的範圍並不等於領土的範圍。在同一領土內，如僅有一個民族，自然最好；但在同一領土內，往往也可有幾個不同的民族。譬如歐戰前的奧匈帝國，現在的大不列顛帝國都是。總而言之，民族不等於領土。

以上幾種理論，都是一偏之見，都不能正確解釋民族的意義。那麼民族究竟是什麼呢？民族這個東西，既不是人力勉強所能造出，也不是在短期內所能形成。民族乃是由幾種基本的因素經長期的自然演化而形成的一種產物。這幾種基本因素，現分述於后：

(一) 種族 (race) 民族雖不等於種族，但種族却是民族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一個民族當然是

由人構成的。人與人之間有種種自然的賦予之差別，於是有人種的區分。所謂自然的賦予之差別者，乃就生物學生理學人類學考察而定的各種天賦素質之不同。譬如身體的長短，軀幹的大小，皮膚的顏色，頭骨的形態，頭髮的顏色和形態等等都是。天賦的人種差別，是形成民族的重要質素之一。有時一個種族，如長久遺傳下去，可單獨成一個民族；有時幾個種族，因通婚雜居等關係，也可混合成一個民族，無論一個民族是由一個種族所形成或由幾個種族所形成，其身體、軀幹、皮膚、頭髮、頭骨等等，都比較相似，這種相似最易使人發生一種同一族一的感覺。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正可表現種族對於民族構成的重要。此地我所說的祇是種族係民族構成的自然基礎之一，不過我們却不能反轉來說，種族就等於民族。

(二) 自然環境 (Physical environment) 一個民族乃是一羣人在某一自然環境內所形成的一個集團。這種自然環境對於住在其中的這個民族和它的發展，關係異常重大。無論是海岸，山脈，疆界，溫度，和其他氣象狀態，沒有一項不是關係重要的，在某一自然環境之內，一個民族可以產生它所特有的某種思想，生活和文化，我常常感覺到一個民族的發展受自然環境的支配，實在很大。凡到過印度的，一定可以感到佛教必然要在印度發生，不會在俄國出現。因為印度人在很熱的天氣中生活，從早到晚滴着汗，精力不斷地被蒸散，時時感到生命力的疲乏和弛弱；而自然界的食料，又極豐滿而容易獲得；所以使印度民族習於閒逸的生活，產生閒逸的意見。再看到喜馬拉雅山巔終年的積雪，恆河的浩蕩長流，和山林原野間無量的生命，自然使印度民族要興起無限神祕的幻想。再加以疾疫之不時流行，毒蛇猛獸之常相殘害，使印度民族感到生命無常，人生的悲慘，於是一種慈悲出世虛寂深微的佛教，不得不產生了。若是在寒帶的俄國，則因自然環境的完全異樣，寒氣逼人，生活刻苦，亦能養成一種勇猛沉鷲的民族性，要想產生佛教那樣的思想，自然是不可想了。這就是自然環境支配民族文化之發展的跡

象。同一民族的人，因所受的自然環境的影響相同，其思想生活和文化，自然往往相同。但是同一國家的人，其思想生活和文化則不必相同，因為許多國家常是一種強力的組織，而不是一種自然的結合。譬如朝鮮人與日本人雖暫時同屬日本帝國，但是朝鮮人的思想生活文化，與日本人不同。再如東四省雖現在被日本所強佔，但是東四省人的思想生活文化，也與日本人完全兩樣。

(三) 經濟生活的方式 一個民族的經濟生活的方式，自與自然環境有連帶關係。所謂經濟生活，是包括衣食住的整個生活而言；而決定其方式者，有兩大要素：一是人口，一是職業。就人口而言，民族的形成和民族文化的發展，是與人口狀態有密切關係的。因人口分佈的疏密不同，民族生存競爭的情況就隨之而異，而由此所發生的民族性之反應。自然也有區別。(惟人口問題，內含複而重要，將來還有特別分出來研究之必要。)就職業而言，則游牧民族的民族性與農業民族既截然不同，農業民族和工商業民族的民族性也顯然兩樣。譬如英國人是工商業民族，就具有冒險航海的特性；俄國高加索人是游牧民族，就富有馳射騎擊的特長。這些人口及其職業狀態對於民族文化的影響，都是大家習聞慣觀的事實。

(四) 法律和政治社會的組織 法律政治是人類歷史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因為法律的規定不同，政治社會的組織不同，而影響到一個民族發展方向不同，性格不同。雖然有人主張法律和政治社會的組織，是民族環境所產生的；但是既產生之後，民族發展的方向和性質，也就不知不覺的受其支配。譬如從前蒙古人的法制(不論成文法或不成文法)，規定一家如有兄弟三人，就應有幾人做喇嘛，這對於蒙古人民的影響自然很大。又如一個民族是實行專制政治，另一個民族是實行民主政治，其發展的方向，就不會相同。總而言之，法律和政治社會的組織對於民族的影響是重要而不可忽視的。

(五) 宗教 這裏所講的宗教，是指一般的宗教而言，包括有形式的宗教和無形式的宗教在內。宗

教的發生，是人類社會中很早的一回事。歷史告訴我們：自來宗教對於一個民族的影響很大。譬如歐洲在中世紀政教合一，羅馬皇帝是世俗的皇帝，羅馬教皇是精神的皇帝，而世俗的皇帝要受精神的皇帝統治。這樣一來，當時幾乎要把整個的歐洲形成一個統一的組織。當時的宗教簡直是歐陸各民族全部精神的歸宿，整個生活的中心，其於一般社會，文化，政治的影響，正不言可喻了。後來宗教革命的成功，同時也就是新興民族的形式。直到現在，宗教的勢力雖日漸消殺，但它對於民族的發展，依然可以表現其重要性。譬如信天主教的愛爾蘭，終究在大英帝國中保持着特殊的風氣而為統一的障礙，而卒告一種實際上的分裂。又如美國上次與胡佛競選的史密斯（Smith），因為是天主教徒而使一般選民懷疑到史氏一旦常選，會不會使白宮受羅馬教皇的支配，終致史氏競選失敗。宗教的力量之大，於此可見了。

（六）語言文字和根據語言文字而產生的文學 語言文字不僅是民族用以表現自己意志的工具，而且它所表現的又反映於民族而使它發生新的感覺，新的意識。從這個不斷的表现與不斷反映的過程中，一個民族便得由此不斷地發展它的文化。自然一個民族各種不同的語言文字，如以上所述的瑞士就有三種語言文字：但是一個民族，如僅有一種語言文字，則其內部必更為和諧，融洽，與團結。而根據同一語言文字所產生的文字，如詩歌，小說，戲劇等等，尤足以代表整個民族之共同的情緒，共同的願望與共同的生活。許多近代國家的形成，都有賴於一種民族文學為其先導。如但丁（Dante）的著作之於意大利，喬叟（Chaucer）莎士比亞（Shakespeare）等人的著作之於英國，都是明證。因此近世凡是要滅人國家或民族的，往往要設法先滅亡其國家或民族的語言文字，如德國從前在波蘭，亞爾薩斯，羅林等地，強迫其人民用德文，日本在朝鮮及我國東四省強迫該地人民學日文都是（最近日軍侵入我國浙江金門，又正在強迫中國人採用日本課本）。家反轉來說，凡是一個國家或民族要復興，它也一定要先從

復興自己的語言文字做起，如波希米亞人民在十九世紀初葉之復興捷克（Czech）語，波蘭復國後之復興波蘭語都是。由此可見語言文字對於民族的關係之重大了。

（七）教育 教育就是把一個民族前代的思想文化交給後代，領導他們去繼續發展並創造的一種社會制度。教育的責任，自然是把已往所有的好東西保存下來，交給後代，而為後代留下發揚光大的餘地。因為這是民族生存發展所必需的一件事，所以近代的國家，都特別注意教育。如十九世紀的德國，便是最顯明的例證。當時德國不僅注意於大學教育的建設，而尤其能確立一種普通的教育制度，把民族文化很普遍地灌輸於一般國民。菲希特（Fichte）亨波特（Humboldt）等人的教育影響，對於統一的意志之形成，是大有功勞的。現代各國，都規定教育由國家辦理，不讓私人隨意處置，就是鑒於教育對於一個國家或民族，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八）歷史 一個民族不是短時期內勉強用人工造成的，而是長時期內自然演化的結果，這種自然演化的過程，就是歷史。個人與個人之間，如果有過一番「患難與共」的歷史的，其親睦的程度，必格外增加；所謂「患難之交」，是最可寶貴的。一個集團裏面，如果大家有過一番悲歡離合可歌可泣的歷史的，則彼此感情也必格外濃厚，團結也必格外堅固。一個民族，在共同的歷史過程中，因為有共同的榮譽，共同的苦樂，就產生共同的願望，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努力目標，和共同的崇拜人物。（一個為衆人所崇拜的領袖，乃是歷史的產物。他必須在大患難中表現出他的偉大的人格，深遠的目光，超人的魄力，和勇敢為公的犧牲精神，才能成為這樣一領袖，領袖決不是用運動選舉的方式所能產生的。）所以歷史最能維繫民族的感情，鞏固民族的團結，統一民族的趨向，加強民族的力量。近代要滅亡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往往都要先破壞它的典章制度，文物史蹟，以求消滅它的歷史。歷史和民族的關係，於此就可見了。

民族就是綜合以上所述的種族，自然環境，經濟生活的方式，法律與政治社會的組織，宗教，語言文字，教育和歷史種種因素而形成的一個人類集團。

什麼叫民族性？以上是講什麼是民族，現在再講什麼是民族性。民族性就是構成民族的種種因素之總和，反射在集團人類生活上，成爲他們的理想，願望，風格等項特點的結晶。它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爲洪水所不能湮滅，烈火所不能焚化，武力所不能征服的。一個民族若要獨立生存，必須具備一種特殊的民族性。沒有民族性的民族，是不值得生存的民族！不但，值得生存，而且是必然要趨於滅亡的民族！各國幾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喪失了它的民族性以後還能繼續生存的。

民族性形成以後，就能使同一民族集團的人產生共同的意識和共同的感覺。這種意識和感覺，在平時往往不容易覺察出來。但是一到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問題，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來了。因爲在這種時候，大家的利害相同，每個人心弦的波動都「如響斯應」的表現一致狀態的。譬如我們在南京，聽到敵機所擲炸彈的爆炸聲音，都心跡得格外快些，心裏的難過也格外真切些，因爲炸彈縱使不落在自己身上，可是炸彈下的犧牲者總不外是我們的同胞。這種感覺的敏銳與親切，決不是別民族的人所能具有的。在這個時候，那些娶外國太太，尤其是娶日本太太的人，自然大感痛苦了。男女基於愛情的結合，原未可厚非；但是因爲所屬的民族不同，所住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感覺。她嫁了你個人，她不嫁你的民族。所以郭沫若先生這次離日返國，不得不「別婦拋雛斷藕絲」了。

民族性也可說是一個國家的「國魂」。這種「國魂」，一旦鑄成，就不易毀滅。一個國家的生存，就須賴有這種「國魂」。中國女明星黃柳霜在美國演過侮辱中國人的電影，回國時有報紙稱她爲「喪失國魂的女兒」；這個名詞用得很有趣味，很能象徵。英國的大詩人吉普林（Kipling）有一句詩道：

「英國若存誰復死。」

這句詩足是表示英國的「國魂。」英國的大文學家莎士比亞寫波林布洛克 (Polinbroke) 於放逐時之詩曰：

「再會，英國的土地，甜蜜的土地；

還是領着我罷，我的保姆我的母親！

我總是誇耀你，無論我在什麼地方飄蕩，

雖然我遭放逐，我燒了灰也還是英國人。」

「我燒了灰也還是英國人，」(此句係意譯，但非此強烈表現，不能達原意)就是表示「國魂」的永不毀滅，也就是民族性的永不毀滅。中國的愛國詩人陸放翁臨死還做一首詩道：

「到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洲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他到臨死的時候，還以「不見九洲同」為可「悲」，並且要以家祭毋忘相告勉勵子孫，這正是中華民族偉大國魂的表現，強烈的民族性的表現。

一個民族的民族性，各國刊物常用圖畫來代表，這是在外國雜誌的卡通畫上所習見不鮮的。譬如英國的 John Bull 是一個質樸的鄉下紳士，就以之代表英國人紳士品格的民族性。從前代表德國的 Michael 是一個忠實的老農夫，就是代表德國人刻苦耐勞強毅堅忍的民族性。又如美國的 Uncle Sam，是一個瘦長質樸的長者，穿着星條國旗的衣服，也可代表美國人過去靠路藍縷經風霜而帶點新教徒意味的民族性，同時代表美國人現在的理想主義和典型人物。

中國民族性的代表 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應該要用什麼來代表？我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性，可以拿夾谷之會的孔子來代表。我所以特別提出「夾谷之會的孔子」來，因為我想像之中的孔子。不是「申申

如也，要要如也」的孔子，也不是「入公門鞠躬如也」的孔子，乃是文事武備兼於一身的孔子。孔子長周尺九尺有六寸，其魁偉已非常人所能及。他身通六藝，卽禮，樂，射，御，書，數，所以他是一個文武全才。他曾對魯定公說：「有文事必有武備」，可見他的立國方針是一面重「文事」，一面修「武備」，換言之，就是一手執「玉帛」一手持「干戈」，在夾谷之會時，齊景公與魯定公相見，齊國的「旌旄羽袂，矛戟劍撥」，毫不足以使他屈服或動搖，他依舊侃侃而談，沉着應答，反把齊景公折服了。他理想中的標準人物，是「君子」。怎樣才能成爲一個「君子」呢？禮記儒行篇說明君子的性格和行爲的標準，計十六條，首重「自立」，其次爲「容貌」，「備豫」，「近人」，「特立獨行」，「剛毅」，「寬裕」，「規爲」，「交友」，「尊讓」，「憂思」，「任舉」，「舉賢授能」等等。其最精闢的形容爲：

「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坐起恭敬，言則忠信，行必中正。」

「先勞後祿。」

「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利，見利不虧其行，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

「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殺而不可辱也。」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稽。」

「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

「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

以上所舉，不但描寫外表，而且刻畫內心，不但表現外部的行動，而且表現內部的修養，這種君子是佩劍，帶弓矢，以雅歌投壺娛樂的。他是「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的君子，是威儀皇皇，佩劍鏘鏘的君子，是「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的君子。以這樣的標準人物而陶鑄成的民族，才是最理想的民族，

最不易流於偏激狹小途徑上去的民族。以後中國所謂「儒將」，正是這種君子性格的表現。可惜中國自實行科舉以後，文人都搖頭擺尾做八股，君子就一變而為書生了，而中國民族所固有的理想和精神也就完全喪失。我們如要恢復固有的民族理想和精神，就應以夾谷之會的孔子作為我們民族性的代表，作為我們民族的典型人物。

毀滅民族性的方法 民族性是不易毀滅的，已如上述，但是最易墮落。要毀滅一個民族的民族性，不外採取兩種方法：一是強力，一是同化。但這兩種方法都不易生效；強力固不易，同化也很難。要同化一個民族，至少總須幾百年的功夫。德國曾用種種方法同化亞爾薩斯羅林的法國人，但終同化不了。從前俄國和德國，想同化波蘭，但也不見成功。他如日本要同化朝鮮，可是朝鮮的革命志士仍是此伏彼起，前仆後繼。不過，民族性雖不易毀滅，却最易墮落。一個民族若是萎靡頹廢，散漫鬆懈，就是表現民族性的墮落，「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民族性的墮落就是民族本身的崩潰。

建立中國的新民族！我們應感謝日本人給我們這樣一個嚴重的大打擊，把我們萎靡頹廢的民族打得振作起來，把我們散漫鬆懈的民族打得團結起來。不過，專靠外來的打擊還是不夠。我們還應有一個共同的覺悟，產生一種新的民族生力（national vitality）。我們有了這種民族生力，才能格外振作，格外團結。歷史上許多野蠻的民族，因為具有這種生力，一接受新的刺激，往往能發展好的文化：惟有衰老的民族，因為缺乏這種生力，反最無辦法，最無希望。譬如歐洲中古時代，日耳曼民族和高爾（Gaul）民族接受了希臘羅馬和基督教文化以後，都能形成燦爛優美文化。又如中國漢唐時代，異族內侵，血統混合，不啻為漢族打了一清血針，在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生力的一個時代，同時也是文化最發達的一個時代。那時中國民族特別奮發，無論在軍事政治及文學各方面，都有卓越的成績表現。就漢朝說，軍事方面，出了衛青霍去病等一批威震異域的名將；政治方面，漢朝政治規模之宏大，也是歷

代所罕見；至於文學方面，偉大著名的作品，更是值得歌頌。唐朝也是一樣。當時以文學著稱的人物，如李太白，也恐與西北民族的血統有關係。漢唐是中國民族最興旺的時代。現在西北一帶稱「漢人」二字，還含有表示偉大的意思。美國與新加坡南洋羣島一帶有所謂「唐人街」，也同樣是表示唐朝威力的遺留。但自南宋以後，中國民族就漸顯衰老，每况愈下了。及至元朝統治了一百年，滿清壓迫了二百六十多年，再加上理學「主靜」「主敬」之說的影響，和科舉制度八股帖括的流毒，中國民族乃益見退化，幾乎一蹶而不能復起了。

最近這一百年是中國民族急轉突變的一個時期。這次異族對我們的壓迫，不祇是武力的壓迫，而且是文化的壓迫。從前壓迫我們的民族，其文化不及我們的高；但是現在壓迫我們的民族，其文化縱不能說比我們的高，但我們也決不可小看他說是比我們的低。在這中外文化互相接觸互相激盪的時期，也就是中國民族性重行陶融，重行鼓鑄的時期。衰老，頹廢，墮落的民族，決不能生存於今日；唯有變老為少壯，變頹廢為奮發，變墮落為振作，才能維持獨立和永久的生存。現在外來的刺激已經有了，我們就應該給它一個適當的反應。浮囂空曠，都無濟於事。希望大家根據近代的科學的方法和精神，對於我們民族所固有的一切，重新予以估價，保持其優美的部分，而淘汰其無用的部分，以建立一個嶄新的中華民族，形成一個嶄新的中華民族性！

本章採用：新民族週刊第一卷第二期羅家倫民族與民族性。

第二章 中華民族的起源

中華民族，在世界全人口中佔五分之一。而在世界史上，寫了無數奇偉的篇章，使人讚歎，崇拜，欽佩。但是這樣偉大的一個民族，怎樣發生——起源的呢？是由本地突然發生，或由他方轉移而來？其說不一。

傳疑中的埃及說 中華民族起源於埃及，爲西源說的最早者。其所根據的約分三項：

第一是根據文字：以爲中埃兩國的文字，同出一源，且中國文字爲發源於埃及，以此證明中華民族的來源在於埃及。主此說的著名人物，爲德在華耶教士基爾什爾氏（A. Kircher）著《埃及謎解及中國圖說》兩書，以闡揚其說。波蘭之彌格（Michel Bayet）法胡愛（Huet）附和其說。胡氏謂：「中國人對於本族起源的感覺極靈，其習慣與埃及人極其符合，其正體和便體之兩種文字，甚至語言，信輪迴之說，養黃牛之習，亦復相似。」此外，法之美朗英之威爾金山（G. Wilkinson）等亦頗贊其說。反對此說的有法人法累累（N. Ferret），他認爲基爾什爾的論斷全憑神思，而無實證。法人得保（Cornelius de Pauw）亦反對此說甚力，他說：「至於吾人思想中，所有中國與埃及間之交通，吾人試讀此書，即可知此種假說，實無根據。最可怪者，彼主張中國民族自埃及之人，竟不知當紀元一一二二年時，埃及人已有一種字母之文字，……與中國文字，毫不相似之象形文字身。……且在兩國的宗教和語言上，吾人亦不見有何種關係焉。」法國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爾泰爾（Voltaire）亦反對此說。他謂：「中國人之容貌習慣語言文字等，實無一來自古代的埃及。」可知此說之無根據，毫無理由，不值識者一笑。

第二是根據磁瓶：以在埃及地方發現有相似中國的磁瓶，遂謂爲中華民族源於埃及的證據。在一八二四年第伯斯埃及人古坎中，發現中國人的磁瓶，英人威爾金山即以此爲據，而說中華民族來源爲埃及。英人麥特赫斯特（W. H. Medhurst）反對其說，以所發現的磁瓶係中國明代時的物品，非古代代的磁瓶。又英人柏赤謂：「此種古瓶之爲近代品，已無疑義。法的普利斯（Pilete）曾詢諸開羅城中阿刺伯的古玩商人，據其自承此種古瓶，並非由古墓或廢墟中得來，大部份實來自紅海上和印度通商之巨埠古斯等地。」此說一出，前說即破。

第三是以西洋古史記爲根據；謂中華民族來自埃及，其所根據的爲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e）和西西里史家提奧多爾（Diodore）二人所述埃及拉姆西斯（Ramses）第一征服印度而加以穿鑿，謂其會征服到中國，中華民族的一部，卽其當時的軍隊留住在中国的。附會臆造，更不足信。

傳疑中的巴比倫說 中華民族西源說除埃及說外，又有巴比倫說，始創此說的，爲法人拉古伯里（Thunen de Lacupeiril）。彼謂中國古代的「百姓」，卽巴比倫的巴克族（Bak），此輩移徙中國後，對於故國舊習，多有保存，如（1）洪水的傳說，（2）中國伏羲卽巴比倫的烏拔（Ur Ban）（3）人生凶吉之說及歷書等，外如一年十二分法，一年二十四小別法，一年四季分法，置閏月法，五日累積法（金，木，水，火，土）等。英人鮑爾（C.T. Boll）日人白河次郎均贊同其說。

反對此說的人，亦很多。繆鳳林先生爲其中之尤者。彼謂中華民族，決不發源於巴比倫，以

（一）地理的阻礙：以巴比倫和中國間，高山峻嶺，道路阻隔，交通自然險惡。

（二）人種的不同：中國人爲黃種人，巴比倫爲塞姆人和嚮南人爲白種人。

他若年代之懸殊，文化習俗之不同，均足以證明中華民族非來自巴比倫。

傳疑中的印度說 中華民族的起源，尙有謂於印度者。當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時，有法人哥比諾（A. de Gobineau）者，卽創此說。彼謂：

「一切均足以證明摩奴法典所言的無誤。而且因之足以證明中國文化，實由印度英雄時代一種印度民族傳入之。而中國神話中的盤古，實卽印度民族遷入中國河南時的酋長，或諸酋長中之一，或諸白種民族之人格化。正與前此一羣印度人之遷入尼羅河上流同……。」

其全憑臆想，更不足據。吾國盤古開天闢地的傳說，見之於五運歷年紀，述異記，及三五歷記真源賦等書。吾國舊日學者，猶知其爲古代神話的傳說，不足以爲信史；而法人哥比諾竟以其作爲印度的酋長，

這種全憑臆測的理論，不足為訓。

傳疑中的土耳其說 中華民族來源於土耳其族說，為近數年來古物發掘後的新神話。首倡此說的為瑞典加爾格倫氏。彼謂彼研究安特生氏所獲奉豫甘肅的史前遺物，知河南文化，雖為中國土產的嫡派文化，然仰韶期的彩陶，則由西方土耳其族的傳入。據安特生甘肅考記說：

「河南文化，四出傳播，以奉天論，其新石器時代之文化，即為嫡派之中國文化，其鼎，鬲，斝，戈，半月式石鏃，長方式石鏃等器物，其養豕之習與葬埋之法，皆其特徵也。其後至新石器晚期，河南文化所及之處，乃受西方文化之影響頗烈，其藉以交通者，當為一自然交通之孔道。故於土產單色蓋製之陶器外，更輸入製作精美彩陶之術。仰韶村彩色陶器，所以少於甘肅者，實由於此。惟此居於甘肅而授河南民族以製精陶之術者，則恐非中國民族之羌民，而為一種土耳其族。蓋欲使吾人認彼等為真正中國民族，實尚缺少種種之特徵也。」

反對此說的，有步達生(D. Black)步氏研究奉豫甘肅的史前遺骸，斷為今華北人的祖先。步氏在甘肅史前人種說略中云。

「初步測驗這些材料，所得的印象，使我相信這骨骸所代表的歷史以前的甘肅居民，大都是原形支那派的，不是加爾格倫教授所擬議的土耳其種。」

加氏的研究，實在近於武斷，所以得到一種不正確的結論。

傳疑中的馬來半島說 馬來半島說的創始者，為法人維格爾(P. Wilgor)，其所持理由有四：

- (一) 漢族紀元前三千年間所創造之象形文字中，多熱帶動植物之形；
- (二) 今日中國南部蠻民，所用文字，有與漢族古代象形文字相類似者；
- (三) 中國語言，南方諸省，較為簡純，愈北則愈複雜；

(四) 中國語言重音調，馬來半島語言亦然。

以此為根據遂謂中華民族起源於馬來半島，固難可信。美國人類學協會遠東部主任威廉士 (W. R. Edw. and T. Williams) 則就其四理，加以批駁，謂其不然。

傳疑中的新說 此說係德人雷希霍芬所創。氏以魏書十國傳所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似胡，頗類華夏」為依據，遂謂中華民族的來於新疆，次第而東，經甘肅至渭水流域，以至於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

按西胡人相貌，在漢書西域傳內「自苑以西，至安息國，其人多深目多鬚」。顏師古漢書注謂「烏孫人，青眼赤鬚。」又北史「康國人深目高鼻，多鬚髯。」西域記和唐書都說疏勒人的碧瞳，與波斯大秦人相似。而魏書獨言於闐人貌類華夏，於是雷希霍芬的來源于闐說相應而生。可惜無其他的積極證據，而專恃書卷，其難引人置信者，亦意中事。

其他諸說的傳疑 關於中華民族來源說種種傳疑，除上述者外，尚有其他各說。

「甘肅說」 其始創者為日人鳥居氏。在其所著南滿洲古人種考中有云：「中國甘肅一帶，古有一族，其俗尊上帝而重祖宗。聲名文物，著在古昔，此即漢人之祖也。方其自西東來，已有文字，人數雖少，而文化遠邁他族，略如今日歐人與土蠻之比。故其時之先已土著者，至得漢人比肩為幸。而漢人亦不能盡滅之也，乃舉而同化之，於是日以擴廣，而其族愈繁。」此言殊無可靠之依據。

「蒙古說」 為美國的亞洲探險家漢特遜 (H. H. Henshaw) 考古蒙古時，以世界大動物，皆發現於蒙古一帶，因謂動物既發現於此，則最初依動物為生的人類，當亦導源於蒙古。因倡中華民族由蒙古南下。後美人奧斯彭來蒙古調查，亦謂蒙古為原始人類的老家。但均缺乏有力證據，未能引起考古家注意。

「中國語為皇古人類公用語說」 為英人約翰韋白 (John Webb) 所倡。他說巴白塔 (Tour

de Rabel) 尙未建築，人類尙未四處分散以前，中國語差不多爲當世人類公用的古語。

「中國文化源於較古一種民族說」法人巴伊 (Sylvain Bailly) 爲主張此說最著者。彼以爲人類同出一源，中國文化不過其中之一而已。

「中國語言同源說」韋白但以理 (Daniel Webb) 爲主此說之較有力者，謂希臘語源於中國。英人查爾麻斯 (Jehalms) 及愛特金 (Jesech Edkins) 依據博言學方法，斷定中國語言，與歐洲同出一源。理由都欠充分。

證應確鑿的土著說 初有法人羅蘇彌 (Leon Rossmly) 於一八六二年最先提倡此說，英人洛斯 (G. Ross) 著中國民族之起源 (The Origin of Chinese People, 1916) 贊成之。威廉氏亦言「中華民族發生於中國本部，此說爲多數著名學者所主張」。英人羅素謂「中國文化乃歐洲以外完全獨立發展者」。韋爾斯於其世界史綱內亦言「中國文化似爲自然發生，未受他助」，此語雖專論文化，然文化與種族有聯帶關係，故亦近於民族土著說。民國十年地質調查所安特生 (C. G. Anderson) 等於河南仰韶村不召寨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得石器頗多，又在遼甯甘肅發掘石器，發現其文化相似，推論中俄民族自西而東，然論者亦可謂爲自東而西者。且步達生 (D. Black) 固斷定以上諸地之古人類與今之住民同屬一派，故亦可證明土著之說。至於最近復發現「北京種之中國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 或簡稱「北京人」(Peking-man) 之遺骸，則因其形體極爲原始，年代極爲荒遠，足與上述舊石器時代人類，同可推論中國居民由土著發生也。

本章摘自宋文炳編之中國民族史第一章又林惠祥編中國民族史第三章第二節末段

第二章 中華民族之構成及其分佈狀態

德國人種學大家麥士苗拉嘗曰：「血濃於水，語濃於血」。蓋謂以皮膚骨格辨人種，不如以言語

辨人種，其同源歷歷可稽也。禮記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當時所謂夷蠻戎狄，所占地域，尙不及今本部十之七，而非恃舌人，不能自達，其言語之複雜，倍蓰於今日，可想見也。孟子所謂南蠻鴟舌，所謂莊嶽之間，更其顯著矣。夫言語上之差別，則既若是矣，其他風俗之習慣，宗教之迷信，其各地之歧異，欲數之更僕不能盡也。故吾敢悍然下一斷語，「現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

民族未混合前，其分別部居之族凡幾，非今日所能確言也。則憑古籍，搜遺跡，舉其大者，王制「東方曰夷，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當時所謂四裔，總不出今日日本部十八省以外。雖然，王制所舉，不過泛語方位，未足爲徵信也。說文「蠻」下云「南蠻，蛇種，從虫，辯聲」。「閩」下云「東南越，蛇種，從虫，門聲」。「狄」下云「赤狄，本犬種，從犬，亦省聲」。「貉」下云「北方豸種，從豸，各聲」。「羌」下云「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亦聲」。「蜒」下云「南方夷也，從虫，延聲」。以上所舉，雖其訓釋出於自尊卑人之習，不可據。至其犖犖大族，實考古之一資料矣。竊嘗論之，先秦以前，分宅中國本部諸族，除炎黃一派之華族外，凡得十一族，今分論之：

(一) 苗蠻族 苗族與我族交涉最古，自黃帝迄舜禹，爲劇烈之競爭，盡人知之。自春秋戰國秦漢以來，苗名不顯，通稱曰蠻，逮明以後，始復以苗聞於上國。今按舊史通稱之蠻，泰半皆苗裔也。今貴州附近之苗其自稱曰 Miao 正與蠻音脗合。吾古代稱之曰苗 Miao 山海經亦稱三苗曰三毛 Miao 蠻 Mun 苗 Miao 毛 Miao 一音之轉至易見。此族最初之根據地，左傳指定位置曰左洞庭，右彭蠡。則今湖南之岳州長沙，湖北之武昌，江西之袁州瑞州臨江南昌南康九江是其地也。當其盛時，有蚩尤爲之酋帥，涉江逾河伐我炎黃，華族之不斬如縷。黃帝起而攘之，經顯譽堯舜禹數百年血戰，始驅之復南，保殘喘於

故壘，而舜鉅苗至蒼梧九疑，崩焉，固已至湘桂之交矣。泊漢以來，有長沙蠻，五溪蠻，澧中蠻，澧中蠻，黔諸名，皆在今湖南，而江西已無復苗跡，漢光武建武中，劉尙馬援鉅蠻，皆泝沅江而上，其窟穴已移於洞庭以西矣，今澧州常德一帶，是其鄉也。隋唐間置錦溪巫敍四州以處苗，則今之辰州永順間也。五代馬氏據湖南，併吞四州，與土酋更立銅柱爲界。宋熙寧間，又別置沅誠二州以轄屬羣蠻，則今沅州及貴州銅仁思州境矣。元明清三代屢創之。雍正間「改土歸流」一役，彌蕪尤劇，而至今貴州之全部分，湖南之辰沅，廣西之密邇湘黔一大部分，若懷遠，若思恩，若柳州，若慶遠，猶爲此族之棲所云。蓋此族數千年來，退避的遷徙，其跡最歷歷分明，由江北而江南，由湖東而湖西，卒泝沅江以達其上游苦瘠之地，展轉萎靡，以極於今日也。又此族自舜禹時，遷其一部分於三危，即今甘肅嫩煌地。

(二) 蜀族 中國歷史皆有同一神話，惟蜀獨異。其古昔名王，有若蠶叢，若柏灌，若魚臯，若杜宇，李白所謂「開國茫然，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者也。說文「巴」下云「虫也，象形」，「蜀」下云「桑中虫也，象形。」巴蜀本虫名，今蠻爲地名者，殆與閩同例，初轉爲種族名，更以名其種族所居之地也。夫蜀，天府膏腴，其面積當今之日本，有岷涪諸江，華離錯雜，灌域甚廣，又適當溫帶，最宜於初民發生之地，而陸有劍閣，水有瞿塘，重險隩區，天下稱最。古代戰術未精，他族之侵入不易，其間有一獨立之民族，自固其所。此族之被知於我族，當於苗族同時。黃帝元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既交通焉。唐虞以還，無復黃帝之遠略，自爾不相聞問者且二千年，逮秦惠王用司馬錯伐蜀滅之，其地始併於中原，歷兩漢三國，同化殆盡。

(三) 巴氏族 巴與蜀自古非同族也，世爲仇讎。蓋自劍閣以內爲蜀族根據地，其外則爲巴族根據地也。巴族之起，蓋自巴江嘉陵江沿岸，今四川保寧綏定兩府間，其後寔沿大江而下，今四川之重慶夔州，湖北之宜昌荊州皆其部落分佈之地。在古有庸國，嘗與蜀族從周武王伐殷，其後庸巴合併，至春秋

時與楚壤相接，史記稱楚肅王爲扞關以拒蜀，實則巴也。其在漢以後，謂之原君蠻，秦縣其地以爲巴郡，漢發其人以定三秦。武帝元封間，徙氏之一部分於酒泉，光武建武中和帝永元中，兩徙板楯之一部分於江夏。其在江夏者上稱沔中蠻。漢末則張魯以鬼道役屬其人，天下大亂。板楯原君之裔，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號爲車巴。魏武克漢中，後復遷於秦川，將以弱蜀。自是巴氏種充斥，關中矣。未幾其一部落復遷於略陽，李成苻秦皆以此興也。至六朝間，則今武昌襄陽一帶，皆其窟穴。至西魏後周，王雄陸騰兩次斬刈之，其後遂衰。

(四) 徐淮族 亦稱東夷族，但此所謂東夷，與秦漢時所謂東夷異。彼在域外，而此居域中也。其住地約當前明鳳陽巡撫所治全境，今江南之淮安府，徐州府，廬州府，山東之曹州府，河南之歸德府一帶，而復沿山東半島之海岸線，歷黃海方面之莒州膠州，至渤海方面之登州萊州，皆其族之散佈地也。夫初民之起，必沿河岸，淮水爲四瀆之一，其在古代，獨自出海，未嘗與江河合流，其間有特別之民族起焉，無足怪者。徵其歷史，則夏太康有夷人之亂，殷仲丁有豷夷之寇。及於周初，管蔡武庚，挾以抗王室。周公東征三年，克奄，遷其君蒲姑。魯公伯禽之世，徐淮交起，是以有費誓之作。洎穆滿時，而徐特盛，徐偃王朝三十六國焉，穆王使荑伐之，未能克也。宣王時復大有事於徐淮。自戰國以前，徐淮一甌脫地，未嘗一受治於華族也。史記稱太公初封營丘，萊夷卽與之爭國。春秋僖三十年，介人侵蕭。介在今膠州，蕭在今徐州。爾後其在山東半島者，見併於齊，其在鳳陽一帶者見併於楚，至秦一天下，東夷乃漸同化矣。而其遺俗之強武，數千年來，獨爛然有聲於國史也。

(五) 吳越族 吳越與徐州地雖接近，而大江界之。徐淮自古爲華族勢力所不及，吳越則夏周時通焉，其最初民族，非同源甚明。史稱秦伯逃之荊蠻，其稱號與苗種頗相混。雖然此族與他族有一最顯著之異點焉，曰斷髮。史記吳世家，稱秦伯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漢書地理志，越人文身斷髮以

避蛟龍之害，苗族以髮爲飾觀最重之具，束之卷之滋惜焉，必無或斷之明矣。赤縣神州中斷髮之族，舍此亦無更他也。夫河澤與河流皆與初民之發生最適焉，大湖及錢塘江沿岸，有一種特別之民族也亦宜。

(六)閩族 周官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則閩爲一大族，由來久矣。其形從虫，其聲與苗蠻皆相近，其與苗族有血緣否，今不可確指，但至今日，而其語系猶劇然異於他省，則其爲特別種族，殆可推見。史記稱漢武帝平閩越，徙其人於江淮間，盡墟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然則此族受創夷蓋特盛焉。魏晉以後，有所謂泉郎者，今泉州府之住民，史稱爲盧循海賊之餘燼，想亦七閩之一支派也。

(七)百粵族 五粵以外，古稱百粵，以其族繁多，不能指名也。通典云「百粵之南，入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人多構讎怨，欲相攻擊，則鳴此鼓，爲鼓者號爲都老」。余案此數語者，於人種之研究，大有價值。近數年來，西人往往於「印度支那」及南洋巫來由羣島得銅鼓，其模範款識與吾國所記悉脗合。近世史家，以此物爲研究南洋諸民族之關係一大要具焉。大率自貴州之南部，廣西之西南部，廣東之全部，以及安南暹羅緬甸南掌，下逮南洋英屬荷屬羣島，乃至印度之一小部分，皆爲同一民族所占地域。其某地爲最初發生，某地爲後起移殖，則今尙未有定論，要之與中華民族及其他腹地諸族，絕不相蒙，可斷言也。

(八)百濮族 書牧誓，微盧彭濮人。左傳文十六年，百濮聚於選。昭九年，巴濮楚鄧吾南土地。昭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所謂者何族，其所居何地，此人種學研究之一要點也。杜預春秋釋例云建甯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案晉建甯郡在今雲南界，其族在建甯南，則爲雲南境內可知也，吾欲以今之獮獯當之。自楚莊躋漢唐蒙司馬相如後，此族漸通上國，然數千年來，同化於我者不過一部分。

(九) 氏羌族 居於今西藏青海西康一帶，與我族發生關係最早，詩殷武篇「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可以想見。書牧誓武王伐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均來助，此等人均多屬氐羌系者。此族初居四川，後遷甘肅。三國時魏使從秦川以禦蜀，氐蜀自此入居關中。羌種應雜。五胡亂華，羌人居首，其中姚弋仲姚萇且滅苻氏，而建姚秦，提倡教育，翻譯佛經。

(十) 北狄族 此族初見史書曰獯鬻，獯鬻，鬼方，黃帝時「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見其勢之盛。幽王時犬戎直入長安，成東遷之局。其後漸同漢化。其未經漢化者，漢武帝伐之，匈奴西遁，造成歐洲人種之大遷移。五胡亂華，匈奴有冒姓劉氏，入據中原。其後有突厥，回紇之名，皆此族也。

(十一) 東胡族 肅慎為東胡族最先見於史者。虞舜時曾來貢楛矢石砮。戰國時為山戎，嘗入寇燕，秦開破之。東漢時佔匈奴之地，三國曹孟德大破其衆於柳城，餘衆多歸化漢族。三國時之鮮卑，元魏時之奚霫，契丹，女真，均此族也。滿清為此族之最後入主中原者。

以上諸族，經四千餘年血統之交流，文化之傳播，交通之促進，漸歸同化，無復有異點痕跡可尋。今有欲挑撥民族感情者，皆有其用意，以遂其侵略之志也。

本章摘取梁啓超中國民族歷史上之觀察及宋文炳中國民族史第二章末段。

第四章 中華民族的精神

中國之方言 先民有言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禮記王制篇》我中國山河浩蕩氣象萬千，每一特別之天然區域，皆有與一相應之風俗。雖然，以中國為觀點，各區域固皆有個性之可言，若以世界為觀點，則中國之風俗，又有其共性在焉。蓋我國二千年來，久行同文同軌之治，而如

秦開馳道，隋修運河，皆以人工縮短距離，益以促進調劑介紹之力。柳先生（詒徵）有言曰：「習之太原，根於風土；風土不同，習俗相異。惟甲乙諸地，交互錯綜，薰染遂易，則甲以甲之所習，參加乙之所習；乙以乙之所習，參加甲之所習；而習亦因之變化」。今試就方言一端以觀察之，中國語言，大致可分五區：

北方	以北京之音爲主	無入聲，其入聲分配於陽平陰平上去各聲
南方	以南京之音爲主	有入聲，以 h 音煞尾
西方	以成都之音爲主	無入聲，其入聲大都併入陽平
吳語	以蘇州之音爲主	有入聲，以 h 音煞尾
閩粵	以廣州之音爲主	有入聲，以 K, T, P, 等音煞尾

今日語言最不同者，莫如閩廣，而一察其不同之點，則不過在乎語音之一部分，至語法之組織，詞類之變化，與他省尙屬大同小異。以語法詞類之相同，則不能不謂之統一也。

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 (Rheinsh) 有言曰：

「在中國各方情形看起來，已經是一個完全發展的民族了。雖有種種方言的存在，但是有一種公用的官話，可以通行於各處；風俗大致相似；而倫理的系統，從前以孔子的教訓爲根據的，也大致可爲各處所承認。」故吾人承認中國爲一完全發展之民族，風俗相同，語文統一。再就文化方面言之。

孔教爲中心孔子生於二千四百年前，而爲吾民族道德精神之所寄託。中國先民之理想，見於古代經書者，已極深厚，然皆僅具大綱，至孔子始確定之而明其關係，所謂集大成也。孔門弟子除魯人

外，有齊楚晉秦陳魏宋吳諸國人，觀其教化所被，南及江淮，西及山陝，在當時各國分立，而孔子之教不分畛域如此，故中國之教育統一，實先於政治統一。與孔子同時，雖有老莊之無爲說，墨子之兼愛說，至魏晉時又有佛教之輸入，然其學說，或趨於極端，或過於消極，不能博得國民大多數之同情，要非無故。德人加伯倫資（Gabelentz）有言曰：「吾人欲測定史之人物之偉大之程度，其適當之法，即觀其人物所及於人民感化之大小，存續之長短，及強弱之程度，三者之如何是也。以此方法觀察孔子，彼實不可不謂爲人類中最大人物之一人。蓋經過二千年以上之歲月，使全人類三分之一，於道德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之點，全然存續於孔子之精神感化之下也。」柳先生嘗論中國近世之病源，在不行孔子之教。孔子之教，教人爲人者也；今人不知所以爲人，但知謀利，故無所謂孔子教徒。孫中山先生亦謂吾民族精神已經失去，所以國家退步，如江河日下；今欲恢復民族之地位，必先恢復民族之精神。

然則我國民族精神爲何如者？

（一）喜和平而厭侵略。中國古來思想，大率鼓吹和平思想。書稱「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子貢問孔子以治國要務，孔子舉足食足兵民信三條，而以信用爲第一，財政爲第二，軍備爲第三。至於老子之不爭，墨子之兼愛，更爲極端之和平學說。中國民族誠世界上最愛和平之民族也。自來歷史相傳，不以勤遠略爲美，而以異族向化爲美。漢唐國威之隆，初非專恃強大，黷武開邊，其於撫綏異族，懷柔遠人，實有一視同仁之概焉。明初建都南京，亞洲沿海諸國，傾慕華風，爭來貢獻。如安祿國王嘗請以疆土人民編入中國版圖，其傾心向化，純任自然。故論國際歷史，當以中華之對隣國爲最高尚最純潔者矣。

孫中山先生亦有言曰：

「中國人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講

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國家。……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故孫中山之民族主義，實爲健全的反帝國主義，亦即世界和平之基礎。

(二) 尙中庸而惡偏激。中國之國名，定於三千年前。(禹貢「中邦錫土姓」) 歷聖相傳，無不兢兢焉以中道相戒勉。孔子集古代思想之大成，足爲我民族意識之代表，故曰：「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大學有言曰：「所惡於上，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於前，無以先後；所惡於後，無以從前；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所惡於右，無以交於左。」總使兩方面平衡調和，並非專偏一方面，而人類全體咸可相安而遂其生矣。中國人在政經濟宗教倫理無一不表現其中庸主義。「中國從沒有宗教戰爭。中國有一種固有的祖先教，經儒家修正後，完全變爲有意識的紀念。」(蔡子民語) 而於國民生計，自古及今，常以均勞逸，均以產業爲標準。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又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歸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皆所以「損有餘益不足」也。故我國在政治階級制度並不嚴格，經濟上永無階級鬥爭，平等主義，使我國社會得平衡之發展。

(三) 先家族而後國族。中國文化以人倫爲中心，其他皆此中心之附屬物。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謂之達道，卽通衢大道之意。自來人倫道德，首推忠孝，忠者代表民族主義，孝者代表家族主義。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家族與民族，雖有先後之序，初無厚薄之分。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則一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得統攝於其中矣。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蓋所謂君者，不過指民族之領袖人物，民族不可廢，故君臣之義亦不可逃。宋明之

季，忠臣義士，如文天祥，陸秀夫，黃黎洲，顧亭林之倫，或慷慨死義，或大節不屈，其盡忠報國之心，實爲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者。滿清宰制中華，民族精神爲之失墜，遺老凋喪，而文網日密，全謝山所謂「故國喬木，日以凌夷」者也。近代之中國人，只有家族與宗族團結，而無民族之精神，四萬萬人如一盤散沙，以致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幾有亡國消種之憂。故欲救中國必須從提倡民族主義入手。孫中山先生即盛唱民族主義，又主將固有的人倫道德，發揚光大之。

(四)重實行而輕理想 亞里士多德與孔子，雖皆以中庸爲教，然究其人生觀之全體，則截然不同，而足以顯示中國與歐洲民族精神之殊異焉。蓋亞里士多德之所從事者，非僅人文之學問而已，且究其心於自然科學，好奇心甚盛，蓋亞里士多德者，學問知識之泰斗，而孔子則道德意志之完人也。大學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孔子非輕視理智者，惟以理智附屬於意志，而供其驅使，二者關係，如是而已。至歐洲近世，更篤信培根之說，以智識爲權力，其所悉心敬事者，惟此。歐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尙不及中國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猛進，有非我夢想所能及者，此皆科學之賜也。夫科學，系統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創造發明，必自科學而來。孫中山先生以西洋之科學爲吾國所未有，必須「迎頭趕上去學；」又謂中國國民性重實行而輕理想，實爲國事進步最大阻力；又謂中國習氣，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尤甚，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也。夫人羣之進化，以時考之，則分爲三時期；曰「不知而行之時期，曰「行而後知」之時期，曰「知而後行」之時期，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爲先知先覺者，爲創造發明；其二爲後知後覺者，爲做效推行，其三爲不知不覺者，爲竭力樂成。而後世界之人誤於「知之非艱」之說，雖有先知先覺者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爲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獨不做效推

行，且目之爲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爲之竭力樂成者。先生以「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舊學說，實爲思想之錯誤，故獨創「知之惟艱，行之非艱」之新學說，以改造我國民之心理。主張由科學原理，以求真知。學問難關一過，則國事之進行，有如反掌矣。故一國之經營，所難得者非實行家也，乃理想家也。當科學之原理既知，四週之情勢皆悉，由理想家審定計劃，則按計劃而實行之，已無難有矣。

西哲羅素有言曰：「中國學生富有能力，且又非常敏銳，故科學知識之發展，絕無阻力。」翁文灝氏亦曰：「近十餘年來，中國人科學精神之漸次發達，世界科學紀載中漸見中國學者之新貢獻，而此類貢獻中，亦間有世界學者所傾服稱引者，此則爲不可掩之事實，而足引爲民國以來歷史的紀念者也。」

本章摘自張其昀中國民族志第八章中國民族精神。

第五章 中華民族的內在發展

中華民族的開端 就我國史籍觀察，我中華民族的同化演進，恰如水波之一起一伏，有一次的混合，就有一次的統合，前推後進，愈演愈廣，所混合的成分亦愈多，所活動的範圍亦愈大，所形成的勢力亦愈偉。我國燦爛光華之文化，照耀全世。

中原的土著與圍繞其四周的民族，各自形成若干部落，融洽的生活着，天然的富源，足資自給，彼此無爭。這是開端的部落時代。夏商周是三個部落的稱霸的興替而已。

宗法社會 自周征服殷族以後，周的聯盟諸部落，各分建國家於被征服諸部族之上，而被征服之貴族尙多被撫封而爲諸侯。其可考者約二三十國，周室殆當時同族或異族的共主而已。周以被征服諸部族上分建國家，並以股民分授貴族爲奴隸以從事非常艱苦之農耕工作，農業經濟漸臻發展；同時，貴族內部又有貴族與奴隸之對立。且彼時自長江以北，以黃河流域爲主，仍爲文化較高之各民族所定居，文化

之差別，使民族之分立益顯。周室爲防止被征服部族之反攻，乃爲團結本族之貴族以抵禦外族，而實行宗法制度，分姓分封，以宗法團結同姓，以婚姻聯絡異姓，故宗族意識極強。

亞洲帝國 春秋末期，社會發生一大激變，蓋彼時農耕技術發達，貴族之農奴因能耕種較大面積之耕地，遂由諸侯領地之壓迫下漸爲獨立農場之自由農民，於是在貴族以下與農民以上乃有中間階級——士族之興起。新興之士族不須維持宗族之血統觀念，故宗族意識漸次薄弱。同時士族之所以爲國君計者，只有講求統治術以爲輔佐人主統治天下之用，故當戰國時期，孔孟墨楊輩，方式雖不同，但都已提出統一政體之方法。而儒家大同統一思想，卒至秦始皇帝而實現。秦滅六國後，即以諸侯之地，分爲三十六郡，各置郡守尉監，分掌民政，軍政，監政，三權，蓋已不復保存宗族之意識。丞相御史規畫「郡」之地域，必按圖而定，決非漫漫然爲因爲革者，秦人疆域觀念增強，殆非無因。史記稱秦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秦之開拓疆土倍於周時，而卒爲亞洲空前之大帝國，以與歐洲羅馬帝國相對峙焉。秦人開統一之功，漢人竟其緒，故史家常以秦漢並稱，外人稱吾人爲漢人，吾人亦自稱爲漢族，蓋此實爲吾族最光榮之時代，亦爲亞洲帝國主義達於最強盛之時代。

民族消沉開端 亞洲帝國主義達於最強盛之極點，係在秦漢時代，漢族民族精神消沉之開端，亦始於秦漢時代。秦既統一宇內，爲消滅人民反動之勢力起見，乃收天下兵器，而弱地方臣民之武力，中國民衆武力受一大打擊。秦亡漢興之交，中國境內，前後戰事凡八年，壯丁死者數百萬，漢族戰鬥力因之驟減，對外之防範疏忽，匈奴乃乘勢興起。史記稱「是時漢方與項羽相拒，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以自強」者以此。高帝初得天下，即遭平城之厄，用和親政策以解決之。此後惠帝高后及文景二帝皆踵行此姑息政策，歷半世紀。至武帝時始遣張博望班定遠之流開拓疆域，帝國威勢力稍盛。光武中興，尙

能制馭外族，歷明章二代，乘匈奴內亂，用離間之策，招降南匈奴，擊走北匈奴，使不爲中國患。但東胡之烏桓鮮卑乘虛略取漠南，漠北，侵入奉直邊境，氏羌二族亦雜居甘陝西方，更迭作亂，侵擾黃河流域。魏晉時代，由於匈奴分化而移居內地，五部之發難，遂開所謂「五胡亂華」之局面。異族之禍，以永嘉末爲最甚。懷愍被擄，中原士民避亂，相率南徙，號曰「渡江」，以避外族之禍，以秦漢以來，漢民族精神之消沉，至此最甚。

東晉偏安江右，士民猶有恢復中原爲念，如祖逖之聞鷄起舞者。顧國力消耗於封建系統之鬥爭，乃至無力規復故土。南北朝因隋之統一，而五胡與漢族又開始融和。蓋五胡自侵佔中原後，迭興迭廢，自相殘殺，與漢族大部同化，此後匈奴與羯之名稱竟不見於史冊。氏羌餘種散居秦蜀邊界，僅鮮卑一族建立後魏北齊北周三國，是卽北朝。鮮卑族最後亦與漢族同化。至隋唐時，鮮卑之名稱亦失其存在。游牧民族，侵據中原而漸腐化。隋文帝乘之，遂開秦皇以後中國統一之局面。李唐受隋禪登位，唐代之光榮時代又自茲開始。唐初內政修明，武功亦盛，天寶以後，中央勢力衰微，漸成地方分權制度，強藩弄權，動輒牽掣中央，如集合全國財力兵力以抵抗外族，當爲時勢所不許。唐置節度使，特派重兵，長駐要地，原以防制外族之侵凌者，乃轉以促起內爭，卒釀成五代之紛亂。五季時代，漢族互爭，卒引進異民族之干涉，甚至以封建王侯稱契丹爲父而不以爲恥者，由是可知民族精神消沉之甚。宋乘積弱之餘。當初統一中原時，已甘於遜主之屈辱與西夏之侵擾，契丹增幣後，鉅量歲幣之支出，使國敝民貧，民族意識似因刺激而有若干之覺醒，於是神宗之圖強與王安石之變法。在此反抗外族運動中，士大夫階級竟暴露其不適於支持民族意識之弱點。時佛教大甚，民族意識卒被征服而退處於禪學化之理學中，以求其安身立命之所。徽宗且崇奉與道教糅合之佛教，而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在思想已失去民族之自信力，當不足以拯救國家之危亡。至外交政策，以約金攻遼爲得意，金遼相攻，究無補於民族之衰微。南宋一朝，

全爲壓迫下之偏安，士大夫竊寵取榮，對外主和，因循敷衍，終讓異族入主中原，漢族乃遭第一次亡國之慘痛，民族精神之萎靡，較東晉時代尤過之。

民族精神興敗 兩宋時代，爲我民族精神最消沉時代，亦爲我民族思想播種時代。北宋末年，遼金進迫，彼時之民族意識已隨忠君愛國思想而逐漸醒覺，李綱之戰守論，種師道之援軍却敵，陳東等之伏闕上書，民氣猶可用。迨高宗南渡，岳飛之精忠，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張世傑之流，猶殷殷以恢復爲念。

蒙古對中國之統治。擅兵專制，漢族因政治與社會上待遇之不公平，已激發漢族之惡感，宋代遺民，不惟抱國破家亡之痛，且具有光復故土之心，於是羣雄譁起，各自爲王，如台州人方國珍，欒城人韓山童，秦州人張士誠，羣起領導漢族，以與異族鬥爭，朱明恃之以成功，驅除韃虜，漢族第一次北伐成功，殆亦宋末民族思想發展之影響。

漢族反攻異族成功，唯明太祖即位後，私心自用，大殺功臣，分封子弟，其結果則中國武力逐漸削弱，對外無發展能力，坐令韃靼瓦剌恣橫於北，安南緬甸猖獗於南，土魯蕃跋扈於西，倭寇流毒於東，坐擁十八行省土地與五六千萬人民，日爲小夷所侮辱而不敢較，率使滿族乘之，再建其封建統治，漢族乃遭第二次亡國之慘痛。

滿族入主中國後，人民因「種性」之不同，最易激起種族之觀念，民國紀元前二百年至二百一十年間，復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黎洲王夫之等之鼓吹，於是以漢族爲本位之民族思想，遂日形發達，日形堅定，而民族主義遂成雛形，秘密會黨得之。聲勢益甚。而清室政治腐敗，外患頻仍，洪秀全倡太平軍以復明室未成，孫中山結同盟，集會黨，四十年之努力，卒去滿洲之統治，成統一自由民主之中華民國，五族共和，萬民平等。

本章摘錄袁業裕編之民族主義原論第四章第十七節。

第六章 中華民族的海外發展

中華民族海外發展 華僑是中華民族向外發展的一部份；他尤其是在南洋社會中佔中堅的地位，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究竟華僑怎樣向海外發展？怎樣在南洋佔得這麼優越的地位？這當然是經過一個長久的奮鬥之結果，而不是偶然發生的；這長久的歷史，大約有兩千多年之久，可分爲八個時期：

- 第一時期：向外發動期。由秦漢至晉，即紀元前二世紀至紀元六世紀末。
- 第二時期：貿易推動期。唐宋兩代，即七世紀至十三世紀中。
- 第三時期：逃亡和征討時期。宋末至元，即十三世紀中至十四世紀中。
- 第四時期：政治勢力擴張期。明初即十四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後半期。
- 第五時期：第二次逃亡期，清初即十七世紀後半期至十八世紀。
- 第六時期：內政腐敗及白人招誘期。清季中葉以後，即十八世紀初至十九世紀。
- 第七時期：南洋繁盛期。清末至民國，即十九世紀後至二十世紀初。
- 第八時期：白人勢力壓迫期。最近數十年即二十世紀至最近。

茲分述如左：

向外發動期 華僑移殖海外之始。據史冊所載，較可靠者，當在紀元前二世紀，即在秦漢時代。因爲當時中南交通已經開始，試看漢書貨殖傳的記載便可明瞭：「番禺一都會，珠璣，犀角，玳瑁，果布之湊」。這些東西顯然是南洋的產物，大都是當時大食和波斯商人由南洋轉運過來的，這可證明西漢時中南已經有了交通。再看後漢書西域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內敦遣使自白南徼州（即交趾）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這裏所謂大秦，乃敘利亞及地中海沿岸一帶，即西史所謂東羅馬者，

當時有象牙，犀角，玳瑁等物，指明是從交趾運來的，這是證實當時已中南交通的明證了。李長傳君有云：「據我國史書所載，秦始皇取粵南地，於其地置林邑郡，漸徙民其地，漢置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後漢時徙罪人於交趾」。是亦明證。考秦代以降中國之領域，漸次南方，秦始皇置乃象郡。（東京地方）漢武帝置九郡後，後漢馬援南下而征服交趾，及羅馬王由海路使節，則不特證明當時中南已通，而且東西洋已開始接觸矣。

既有了中南交通東西接觸，我們固然不能斷定當時必有華人移殖海外，但當時確是有移殖之可能性者，却不能不承認的；然在這紀元前二世紀的時候，秦漢之盛，已威震四海，接着大秦使節之事，復有漢武帝曾遣應募人和珠崖（今海南島）以南諸國使者一同入海求珠玉異物。漢書地理志：「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黃金雜僧而往」。又漢時永元五年禪國會重譯奉珍寶。（禪國即今緬甸）又漢時永寧元年後遣使朝貢獻樂及幻人。由此可知漢代之威聲已數使南蠻，歸服朝貢焉。

到了三國時代吳孫權會遣使臣訪南島，於梁書列傳「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孫權，問方士謠俗，論具以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盛於道物，故論乃還本國」。根據這些史料，更足證明在兩漢時代，南洋交趾以外，其他的地方已經足華人足趾所能達到的地方了。

此外有人曾於婆羅洲沙勝越河小丘上發現紀元前六百年之中國錢幣，遂有根據這些事實而揣測中南交通早在秦漢以前了，在我看來似未可信。還有一說，謂中南之交通是開始於周成王，遠在秦代以前，因為當時有越棠氏（安南南部之國王）來朝，獻白雉於王者，這些史實，頗難考其真偽。

晉代的時候，（四世紀末）中國高僧法顯往印度求經，乘船回國，遇着風浪，飄泊到耶婆提，據溫雄

飛君之南洋華僑通史中及日本人之記載，均有述及，可見當時中國人之移居南洋，已無疑義，自後華僑之往南洋者愈多，如吳時康、秦朱應之使扶南（今暹羅），隋時常駿、王君政之使赤土（今暹羅），唐僧之往印度，是明證也。

貿易推動期 時當唐宋兩代，即由七世紀至十三世紀中葉。中國商人且將中國特產與波斯商人交換，華僑之研究書中有云：「自東晉以來，到了南北朝，中國與南洋印度方面海上交通漸開，當紀元七世紀唐朝始，中國在南方貿易上，當時來航者有阿刺伯人，以廣州、泉州為中心，於是貿易漸發達，遂置安南都護府。」中籍更有謂設市舶司於廣州、泉州，以管理對外貿易之事。當時向唐朝貢者，南蠻諸國中有林邑（安南），扶南（暹羅），文麥（婆羅洲），未來遊（非馬來半島者，實現在之蘇門答臘島之中部），尸利佛逝（蘇門答臘島之東部），閩婆訶陵（指爪哇），可見唐代對外發展，威震整個南洋，所有諸島小國，無不歸服來朝，故後來外人稱我華僑為唐人，亦由此起。

其時復有僧侶義淨、法顯之後而往南洋取經學法者，且嘗往還於中國與印度之間。到了宋代不但繼續維持唐代盛況，宋且更增設海外貿易的管理。南宋一代，政府經費收入，多賴乎此。日籍載：「宋代仍繼唐代之海外通商政策，除於泉州等地設市舶提司外，又增設機運使於各地，以徵課出入貨稅。」人民往外貿易者日多。

逃亡和討伐期 宋末元初，胡人入寇，宋亡，義士多南去南洋，圖復宋室。元既統一後，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3）來華，東西之通更甚。當時南洋各小國，怠於朝貢，元世祖（十三世紀）遣兵海外征討，遂大用兵於南洋，所向無敵，克南洋諸國，經地至多，達今爪哇等地。勢力所及，東至婆羅洲南，西至爪哇，西至蘇門答臘北，至馬來半島，當時遺留南洋各地之士卒，必非小數，從此海角天涯，都有華人足跡。

政治勢力擴張期 明成祖承元朝征討之威風，也要擴張他政治勢力於海外，時建文逃亡，成祖疑其亡命南洋，派鄭和率水軍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大船六十艘，以偵察之，並宣示明朝的威德，鄭和於永樂三年自蘇州劉家巷出發，三年而歸。永樂六年再度南下，永樂十一年又南下，遍航南洋諸國，永樂十四年鄭和隨滿刺加古里等國使臣南去；十九年作第五次南下，嗣後舊港王施濟孫請襲宣慰使，鄭和攜敕印往賜，宣德五年鄭和復奉命往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是爲第七次也。這時中國版圖之廣，東至台灣琉球，南至爪哇，西擴亞刺伯以及非洲東岸，開了華人在海外發展的勢力的新紀元。華僑移殖南洋者，也隨之大增。

第二次逃亡國 蒙古亡宋，使南宋遺民移殖了一大批到南洋去；滿清滅明，同樣也使明代遺民南去南洋。永歷帝亡命緬甸，緬人推之，以圖恢復。有隨鄭成功去台灣者。當其失敗時，其部下忠義臣民，大都奔走菲律賓，再轉逃爪哇馬六甲各地。

滿清對這班海外華僑，異常嫉視，視爲叛國逃民，亂世海盜，曾經明令海禁。

內政腐敗及白人招誘期 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期，白人勢力侵入南洋，華僑在南洋勢力，日漸被剝奪，反而做了白人的征服者。這時白人需要勞力，而土人懶不可用，於是招誘大批華人去作工，做了苦工，生活悲慘，但當時清庭腐敗，不及顧到這批受難的海外遺民了。

南洋繁盛期 華僑在南洋的勢力，雖因白人的排斥，但仍極繁盛，人口大增。一七九五年檳榔嶼有華僑三千餘人，一八二八年新加坡有華僑六千餘人，一九一八年馬來亞有華僑百餘萬人。……共計在南洋的華僑有六十餘萬之譜。至於大實業操在華人手者，亦不在少數。

白人壓迫時期 華僑之繁盛到了歐戰結束，確能以卓絕的勞力在南洋獲得雄厚的地位，引起白人的嫉視。各國對華僑遂起來限制，加以種種壓迫，及至近來，以世界不景氣，經濟恐慌，各地失業日衆，華僑首當其衝，復被帝國主義壓迫，日甚一日，這種現象，祇待國家復興後再來扶植海外僑民的發展

了。
本章摘錄更生評論一卷二號朱化雨：中華民族海外發展史之一頁。

第七章 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戰爭

民族情緒特徵 民族情緒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愛國主義。所謂愛國主義者，就是一個人的對國家的忠愛，雖至犧牲亦所不惜。民族思想之可以比於宗教的信仰，就在這一點。個人之所以企求其民族之強大，成功和繁榮，和見本國之美而不見異國之美者，也是愛國心的作用。因為這一種天性，他便覺得本民族的分子所作爲的事，都值得他注意，同族的人如有偉大的成就，他也悠然生自豪之心。

愛國心與戰事 愛國的情緒，以在國家多事之秋爲最濃烈，那時節，牠的分子因有這一念，雖作最大的犧牲，亦所不惜。因此，這個名詞，差不多全指那在民族危殆的時候，這種緊張的情緒。漢斯金教授（Prof. Hankin）對愛國情緒有極佳之刻畫：

「愛國心，像民族那樣，不容易確說出來。牠指國家的忠愛，兼含有爲效勞國家和擁護國家的意思。所以牠是一切平常人都感覺得到的情感，當國家危急之秋，且馬上促起我們的忠愛之念，當愛國心喚起之後，沒有別一種社會力能够比得上牠的力量，各種各色的人，都爲之振奮起來，躍躍欲動。牠使平常人拋棄了勞碌人生的瑣務，換上了一副最高尙的犧牲精神；惰漢爲之熱血奔騰，剛愎者爲之改善，吝夫爲之慷慨，庸碌者也爲之喚起而作英雄之夢，懦夫爲之奮勇，社會中機詐之豺狼表面上也因之充滿着愛國之誠。當着牠的面前，爭端忘了；政黨和階級的鬥爭拋棄了；宗教社會地位甚至種族的差別也泯滅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團體領袖可發言。至於國民大眾，惟有默然欣然獻身於他們的國家的祭壇上以作犧牲，唯當局的命令是聽。即使誠意的批評，也視爲詛咒；那

為良心所驅使的反對者，在和平的時候，敢持其所信的真理，以與世界挑戰，誰不稱他為勇敢之士，在這時候，却被人斥為卑怯的懦夫，而囚之於獄了。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的人權，本是民主國家的要素，平時所熱心維護，民族紀念日以之燈誇於世界之前的東西，而今不獨不存在，而且被人目為有礙於公眾的安全。」

不過即使沒有戰爭刺戟的時候，愛國心也存在的。平常牠是民族分子對本族的忠愛的表現。這樣說來，牠便不是一種要不得和損人利己的情緒，而只是要來滿足民族自存的自然衝動和羣性——這兩者是結合民族分了，和使他們愛本族勝於愛外人的要素。

愛國心的真諦 愛國的情緒本是有歷史以來就有的。但是現在所見的已經進步的愛國心，都是隨着民族觀念一塊出現的。民族制度把從前個人對於別的事物的各種忠愛之念吸收了過來，成為牠們的倉庫。愛國心是一種偉大的道德力量，督促個人犧牲其個人的利益，以謀他的民族全體的幸福，助進博愛觀念的發展，而遏止人類的個人主義的傾向。個人對於關係密切的同族者和先人搖籃的國家，抱忠愛之念，是很自然的事。拉馬丁 (Lamartine) 有言曰：「偽的愛國主義是一個民族對別民族的一切的怨毒，一切的偏見，一切的嫉視。反之，真的愛國主義却含有人們共有的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德性，一切的權利。」

愛國心是維持民族意識，和保存個人對其民族的愛慕的內在的情感，僅就這一點，已可見牠對於民族有特殊的價值。正如黑茲 (Haber) 教授所說，牠是民族情緒的推動力。他說：

「愛國之念，其表現雖不同，然自史前時代以來，已為人類的特徵。牠常是影響深遠的情感的因素。誠然，牠是忠的一方面——是人類可珍貴的德性的一方面，足以促進羣性的發達，和使他的生活和個體社會化。愛國心的這樣子偉大蓬勃而動人的力量之盡為近代的民族國家所據有，實是民

族的國家現在爲人所重的一個原因，將來的功效亦於此卜之。今日愛國心一名詞，已與忠於民族和民族的國家的意思相同了。」

愛國心是個人所表現的最重要的忠愛之念，他有這一念，便看重他的民族和他的需要比甚麼都要利害。

愛國心和民族光榮 更有一種民族的屬性。也像愛國心那樣，被人視爲戰爭的導火線者，就是民族體面——民族光榮的觀念，對民族體面的注重，各民族不同。不過一切民族都承認他是民族構成的不可少的部分，而且實際上當牠是一種極端微妙的東西，決不讓外人干犯。有人說：「爲民族的光榮，民族便應當愛護，牠對他族的仇視便屬合理，牠的企求便算正當。」遠自古代，已有人主張民族的要務在於維持民族的光榮。故狄摩西尼（Demosthenes）有以下的話，「即使滅亡已成爲不可逃的命運，也要滅亡得轟轟烈烈。從前，波斯入寇雅典時，雅典犧牲一切，就是爲這個爭光榮的英雄的觀念。」

以民族光榮爲一種理想的鵠的，爭民族光榮的觀念，正如爭個人光榮的觀念那樣，很有可取。而且一般人對光榮的感覺也是很靈敏的。

愛國心和爭民族光榮之念，固常被目爲戰爭的導火線。有人說民族情緒之醒覺，實爲十九世紀戰爭頻繁的原因，民族制度之爲激動和保持戰爭精神之具，比宗教爲尤有力；民族的英雄大多數是軍事的英雄，民族主義常以本族之訴諸武力爲防禦之舉。其實亦不盡然，十九世紀戰爭之激起，不盡因爲民族情緒醒覺之故，民族爲求生存的發展起見，往往也起衝突。

中國的民族性 中國人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心都非常相似，至爲歐人豔羨者數百年，但是成爲民族生存的基本要件的集體情緒，却不能使他們感動。因爲過去中國人的整個生活結構是宗法的。他們的社會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經過數千百年的培養，中國人對家族忠愛的天性已非常之強，所以他

們心中沒有對國家或民族的較大較高的忠愛觀念。

歐人之屬入中國，使中國人發現自己的缺點，而作最大的努力來克服他們的困難，他們終會養成近代式民族所必須的集體意識。

本章摘取 Bernard Joseph, *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s* 第廿三章及第十八章討論中國民族之一段。

第八章 絕對的愛國主義

個人與國家的關係 一個個人同國家何以會發生關係？一個人人生下來的時候，偶爾生在那一國領土上，便做那一國的人民。何以常常看見一對愛爾蘭夫婦到了美國，並生下一個孩子，這一對夫婦與他們的孩子，便變了美國人民。又見一對白俄，在中國生下一個孩子，或者就取得中國國籍。有人生在某國境內，便同他發生了很密切的關係，有人生在某國境內，並不發生密切的關係。可見國籍不一定發生各個人對於國家之情感，而對於國家之情感，另有一種很深厚的根據。況且我們看見同一國內之人民，其愛國心之深淺，大大不同，可見國民愛國之義務雖同，而所以實行其愛國之義務，則因個人之性情而大異。

我們爲什麼要愛國 現在我們討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所以愛國，是否因爲國家給我們以好處，或利益。一派的代表人，就是英國的休謨，邊沁等。他們的意思，以爲各個人所以服從國家，是爲有國家便能得到幸福，無國家便要受到許多痛苦。這一派可以名曰功利主義之國家觀。同邊沁等反對的一派，就是精神主義的國家觀，他們以爲國家之存在，根於人類精神上之需要，各個人之愛國，根於各個人道德上之義務，猶之各個人之守法或遵守道德規則，自有其良心上之根據，初不爲有利可享，有害可避之

故。

兩派學說的根據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覺得這兩派學說，皆有相當根據。譬如我們說到一國人民痛苦不堪之狀，此等人民背主事讎，到了外戰時候，他們變成奸細，做他幫敵人害本國的事，於是我們嘆一聲氣說：「政府要人民愛國，必須其國家平日真有令人可愛處，換句話說，真能與人民以利益以好處。」譬如官吏之廉潔，法律之保障，與夫天災人禍之減少，皆為使其人民安居樂業之最要條件。如其官吏貪污不堪，法律可以任意顛倒，則人民一身之私利且不暇顧，何能在戰時激發其愛國之公心。所謂功利主義之國家觀，在這個範圍以內，是有根據的。這個學說之結果，不外說政府如愛人民，人民自然亦愛國家。這種學說，在平時是很對的，在平日無事之時，國家有他的領土，有他的人民，政府在其領土內，在其人民身上，施行種種善政，以免除人民之痛苦，人民自然愛戴。這種學說，自包含很重要的真理。

何謂絕對的愛國主義 但到了國破家亡之日，領土已喪失，人民已變為戰勝者的奴隸，政府要施行善政，而已不可得，政府要給人民以利益而亦不可得，這個時候，是否我們愛國家之義務，可以中斷？因為照功利主義之學說，有利益可得才愛國，那末無利益可得，國家便不須愛。如此結果，愛國變為商業行為，而非道德上之義務了。在精神主義之立場上，國家本身由人民團體生活之要求而生，本不單單為給各個人以利益，所以平日之愛國，本為道德上之義務，及至國破家亡之日，尤其應該發揮其至高尙之義務，而盡其救亡圖存之責任。因此國家亡後，而我們愛國之義務仍不能中斷。可見我們平日所以愛國，並不是為從國家手中得好處，是絕對的而不是附條件的，這就是吾所謂「絕對的愛國主義」。

國家是永生的 以上兩派學說的比較中，可以見到國家之運命，不單以有形界內存在之日為止，乃至有形界內並不存在，而在精神界內，依然可以存在。其國民對於此種國家，並不以其在有形界內並不

存在之故，而減少其愛國之心。因此尤見得國家之性質，不可以有形的利益來說明，而應求其根據於人類之精神了。我們知道：

波蘭的故事 波蘭這個國家，經俄普奧三國三次瓜分，而後波蘭終於滅亡。波蘭這個國家，在地球上消滅已一百多年，而在歐戰中，波蘭又復成爲一國。這個波蘭之復國，他們的領袖伯得符斯基氏之功績是很偉大的。伯氏的幼時生長在波蘭，他的故鄉是爲俄國所佔據。他幼年在本國學音樂，他中年拿他的音樂表現於英美法各國，呼醒世界人對他個人同時對於波蘭民族之尊敬。可以說伯氏到處演奏波蘭的歌謠，呼起了各強國對於波蘭的同情，而隱隱然成了一九一四年後波蘭復興之根本。我現在拿伯氏的事，說明國家之存在不限於有形界之理由。他有一年在英國奏樂，英女皇維多利亞親自到場，他的盛名，已達到各國帝王之耳中，俄皇尼古拉二世亦請他奏樂。請帖中有一語說「俄皇陛下深喜此有名之音樂家，爲俄國籍。」伯氏毅然答覆曰：「俄皇陛下錯了，我是波蘭人。」伯氏且拒絕演奏，此事幾乎鬧了大風潮。於是俄國音樂家出而調停，請伯氏重加考慮。伯氏爲免引起自己一身上的波瀾，仍舊在俄宮庭中演奏。我請大家注意的，就是伯氏這句「我是波蘭人」的答案，波蘭已滅亡百年多，而伯氏依然說「我是波蘭人」，這是何等氣魄！何等對於祖國之熱愛。況且在他統治國俄皇之前，敢說此語，尤其令人佩服不止。要知道民族與國家之最後根據，不在有形界而在無形界之最大證明。惟此精神，而後無形界之民族存在，不移時後可變爲有形界之存在。

伯氏之諧樂曲 伯氏於一九一〇年遇到波蘭戰史上戰績五百週年之大紀念，作了一長篇之諧樂曲（Symphonie）第一段寫波蘭故鄉之風景，第二段寫夢想中之自由，第三段寫他心中救亡之努力。第一段有下列語句：

「上帝！你以你的大力假給波蘭，

等於嚴父之保護稚弱，

在長久年代中，

你使波蘭在歷史中享有榮譽。

今在你祭壇前歌唱一曲，

願上帝使吾所愛之國還爲自由之鄉。

至慈祥之上帝！你之大手中拿着，

操持對於世界統治者之公道之天平，

鏟除暴主之毒計，

維繫吾輩爲賤者心中之希望。

今在你祭壇上歌唱一曲，

願上帝使吾所愛之國還爲自由之鄉。）

在第三段中更有下列語句：

「波蘭！你永久在慘痛中，

作仇人之奴隸嗎？

吾輩對於援救工作，

還有絲毫躊躇之意嗎？

波蘭！你放心，決不如此。」

以上詩句可以見國家在有形界中已不存在，而仍可在無形界中存在。國家之所以維繫人心，不因其政府所給與之利益，即在愁痛慘苦之中，而仍舊在其國民心坎中，占有牢固不移之位。這是伯德符斯

基所表現的實例，最值得吾人效法的。

國家民族之存在與文化 更有一點我要說明的，就是國家民族之所以存在，不僅賴乎有形的基礎，如土地，人民，與政治。而文化上之成績，尤為緊要。因為一個民族在世界歷史中占地位，就是因為他有成績之故，譬如各省人士來到廣西，定要問廣西在歷史中有何著名人物，大家每以石達開唐景崧等對。再問廣西有何出產，本省人定以桐油錫錫等產物為對，此人物，此產品，即廣西對於中國文化中之貢獻。推而廣之於一民族，其例正同。問到希臘在歷史中有何表現，大家必以希臘哲學，科學，美術等對。問到羅馬如何，必舉羅馬法與大帝國之組織對，即以近代各民族國家論，所以要求於民族國家，如英法德亦復相同。問到英國之成績，大家必以憲法議會與海權等對。問到法國之成績，大家定以法國革命歷史，與盧騷笛卡兒等對。問到德國，大家舉俾士麥之政績與康德等之哲學以對。可見凡為偉大民族，必對於世界有貢獻。偉大民族之一部歷史，等於一家之家祀，曰高祖如何，曰曾祖如何，曰祖如何。世世代代能繼續下去，此家必為一鄉中顯貴之家，到了某代出了不肖子孫，賣古董，賣藏書，乃至賣田產，則其人定為鄉里所非笑。吾中華民族現在似乎到了這一類的末代情況。但是吾人不要氣餒。世界上民族之忽興忽亡，本不足奇，如波蘭，捷克，皆是亡而復興之民族。吾中華民族在世界史上非無所貢獻之民族，目下一時對外抗戰雖有挫敗，然敵人之力定不能把我一口吞了下去，吾國全民族誠如伯德符斯基氏，咬定牙根說：「我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不因敵人之威脅而屈服，不因敵人之利誘而屈服。我相信中華民族是不會滅亡的，我相信今日之痛苦，即為民族復興之張本。

絕對愛國主義的內容 現在，我可以作一結論，所謂「絕對愛國主義」其內容有五點：

(一) 人民之所以愛國，不是自國家手中得到好處或利益；

(二) 即在國破家亡中，不特無好處可得，反而有害處可受，而愛國之心應仍舊絲毫不減；

(三) 不因強者戰勝之故，輕易受人威脅，而背其祖國；

(四) 在國破家亡後之愛國心，即為民族復興之根據；

(五) 所以愛國，不是為求國家之報酬，乃是行其心之所安。

現在吾國正處山河破碎之日，各地方人民為一時之小利害，往往有遷就敵人之行為，我勸吾全國人民睜開眼睛，為全國利害打算，為四千年之祖宗打算，大家惟有確信絕對的愛國主義，乃能保持民族既往之榮譽與今後之生命。

本章錄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大公報星期論文張君勳先生：絕對的愛國主義。

第九章 國難所奠定的復興基石

抗戰中的收穫 全民族這樣悲壯的抗戰應有兩方面的收穫，其一是軍事上的勝利，其二是為民族復興奠定幾塊重要的基石。前者是暫時的，也必須靠了後者，才有意義；而後者是永久的，獨立的。具體說來，假使沒有一個民族復興的目標，幌在我們的眼前，假使我們沒有這麼一個大希望，那末，抗戰還有什麼意義？抗戰的本身，原不過是種手段，必待有了民族復興這個目標，才能顯出牠的重要，牠的偉大。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這個抗戰，猶如水流，復興的工作，猶如行舟。順水逆水只能影響到行舟的遲速與難易，而不能影響到行舟的本身。一隻有用的船，是不會因水流的橫逆而停止牠的進行的呀！

國難復興民族 不但如此，一隻船下水之後，若不遭到大逆流，又那能知道牠有沒有乘長風破浪萬里浪的能力？一個民族不遇到一個空前的國難，又那能知道牠有沒有獨立與自存的資格？故進一步說，我們正可以把暴敵的侵寇，看為我們民族復興的逆流危瀾。抗戰勝利呢，我們的民族自然就此復興；即使抗戰暫時失利，只要我們能利用這個失利的教訓，使這逆水行舟的一羣水手，更加團結，更加

努力，我們將不但能得到抗戰的最後勝利，而且復興的基石，亦將因這個加倍的團結與努力而樹立得更加堅固了。由此看來，不論抗戰是成功，或暫時失利，都是於我們有益的，只要我們能緊緊抓住這個民族必定復興的信條。

民族復興基石 我說這幾句話，也不是望梅止渴的空談，乃是根據在事實之上的。所謂事實者，即是，在這遠則六年，近則五六個月的國難期中，我們確已獲得了幾塊真正復興的基石。雖然這幾塊基石，尙待我們的細琢與精雕，方能承受那重大的使命；但已出礦，粗形已具，我們即欲否認他們的存在也不可得了。這幾塊基石者：

(一)是中華民國統一的大成功 這是一件最淺顯的成績，誰都明白，若不是爲了暴敵的威脅及侵寇，在這六年之內，中國恐不免已經產生了好幾次內戰。故這一層用不着再來申說。所要說的，是我們要謝謝暴敵的教訓，使我們在這短短期間之內，獲得一個全國同心協力以抗暴力的奇蹟；使我們不論上下賢愚都覺悟到兄弟鬩牆的危險；使我們從一個分裂支離的軍閥封建社會中，超昇成爲一個現代化的統一國家。

(二)是民食民用自給的機會 一個以農立國的民族，而米糧食品至於仰給外國，這不但是羞恥，簡直是餓死於米屯之旁！此外，衣料，食品，汽油，火汽，紙張，建築用品，轉運用品等之倚賴海外，或國內外人所經營的工廠者，更是數不勝數。長此下去，即無敵人的侵犯，我們這民族也就免不了要有血盡膏枯，成爲餓殍的一天！現在也要謝謝暴敵，謝謝他們把我們從都市中趕回農村去；謝謝他們又把我們的海岸線封鎖了，把那國貨的巨敵——洋貨——的來源斷絕了，使我們不得不自己另想法子。我們正應利用這幾件偶合的機會，用一個積極的服務態度，去代替那個消極的避難行爲，擇定一個地點，選定一個事業，作爲終身努力的目標。比如說吧，我們若能乘海岸被封，外貨不能進來與國貨競爭市場的機會，努力去從事那些貨物的製造與改良，把市場奪回來；他日海岸重開，外貨再來之時，將如遼鶴歸

回，發現我們的市場，已經改換面目，不能恢復牠們已往的威權了。故這改良農產，開發富源之事，不但是件增加長期抗戰物質力量的救國行爲，也是一個企業的黃金機會。從事牠的人，不但在公的方面，可以使民族自給自足；並且在私的方面，還可以成爲一個富豪，以爲他日救濟窮苦社會的預備。這真是一塊任重博的大基石呀！

(三)是民族返老還童的實現 我們本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在民族心理及行爲上，從前也有許多使我們不敢以少壯民族自期的地方。如今前方後方的抗敵與犧牲是那樣的忠勇，證明了我們這民族不但未曾衰老，並且還「壯懷激烈」，氣可吞牛呢！這是民族復興的一個寶貴資源，那有這樣一個勇壯的民族而不能復興的？但若不是靠了暴敵的逼迫，這復興的潛在力又那有茁芽抽葉的機會？

(四)是民族在人格上的火洗禮 在過去數十年中，我們的民族，除去一小部份的堅貞人格外，可說是老的腐化；壯的牢騷；少的泄泄沓沓萎靡靡靡，只有享樂的企願，而無斷腕焚舟的決心。這現象的來源，有社會的也有教育的，現在靠了國難的逼迫，使我們覺悟到一個堅貞人格在救亡上的力量，比了堅甲利兵還要偉大；而假公營私，虛偽欺世的行爲，我們從前以爲不過是個人人格問題者，現在也不得不承認牠是做漢奸的理想條件了。我們本是一個缺乏組織力，與合作精神的民族，但眼前的大難已使許多私仇握手，同衛邦國。凡此種種，在個人方面看來，是「天之將降大任」的一種試驗；從國家方面看來，是「多難興邦」一個哲理的實現；總說起來，是中華民族人格上的一個火禮洗。我願這次火洗禮能把我們人格上腐臭的，虛偽的，畏葸的，自私的，以及一切下流的分子，燒個一乾二淨；然後再讓我們從那火燼之中，去淘覓那愈燒愈堅的真金。

一齊努力民族復興 在這短短的抗戰期中，我們已經發現出這樣的四塊復興磐石了，以後的發現，將不更多嗎？故我說，只要我們能利用這個國難，不問正面的抗戰是成功，或是暫時失利，復興的大業是

總有完成的一日的。到了那個時候，抗戰的勝利不仍舊要歸到我們這個老當益壯的民族方面嗎？我們在後方的民衆，雖然不能上陣殺賊，下陣運籌；但假使我們能時時刻刻注意到這些新出的復興基石，把牠們一塊一塊的雕琢起來，一塊一塊的樹立起來，靜靜的，悄悄的在無人注意的山隅海涯間，獨自的或協力的工作着，那末，我們也可以算是盡到中華人民的一個天職了，也就對得起那些正在浴血抵抗的忠勇戰士們了。

本章採自大公報二十六年十二月五日陳衡哲先生：國難所奠定的復興基石

第十章 復興中華民族的基本原則

復興民族是中國近數十年來的一個歷史主潮，其波瀾之壯闊，有時一瀉萬里，浩浩蕩蕩，見其進未見其止，有時又浪濤四湧，使珠江吳淞之日汐，與金門萊茵之夜潮，鱗鱗相接，息息相應，匪惟年變，兼又日遷，刻刻變化，如環無端。歷史本來是民族或人類社會在空間與時間的發展，我們要指導史潮，復興民族，就應得認清楚我們民族所佔的空間，所處的時間，根據本民族此時此地的需要，來決定我們一切的主張，一切的對策。世界上原來就沒有什麼絕對的價值與範疇，一切價值與範疇，總是隨「民族」「空間」「時間」這三個條件，而有不同的轉換。我們站在中國文化界的地位，從時代的透視綫，認為復興民族，最重要的是：

- 一，闡揚世界學術思想；
- 二，建立國家中心文化；
- 三，促進民族自力更生。

茲予說明如次：

學術思想演變的歷程，不外兩途；第一是獨立發展——人類心理，大抵心同理同，故在類似的環境

當中，便有類似的創造；例如指南針，火藥，花炮，紙鈔票，絲茶，磁器，都是我民族獨自的發明，這是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第二是歷史播化——民族的地理毗連，社會的互相接觸，每每使獨立發展的文化發生混合，構成新的文明。此兩種途徑，中國與世界任何文化之創成，皆不能異趨。就文化分播論，我民族一方面吸收外來之文化，以爲生長滋榮之具，一方面卽以自己所得，貢獻於世界。

在三四百年以前，中國學術思想，與西洋比較，無上下牀之別。然而歐洲近三百年的文化發展，因以海洋爲根據，故在在超出我民族之上。就知識的主潮與傾向而言，其在十七世紀，學術界有天文數學之發明，十八世紀，更有化學，十九世紀有生物學物理學，二十世紀有天體物理學，電力學，以及文化科學之建立。反過來看，我國在明末清初，因利瑪竇等之東來，與西方本有文化接觸之機會，不幸此機會輕輕錯過，遂使二百多年的聰明特達之士，羣趨于漢代攻據學之一途，胡閤聞其先，惠戴繼其後，于是近世歐洲之客觀的自然科學，我乃微微不足道。中國學術思想之式微之不能與西洋齊趨者以此。

在今日不談民族復興則已，否則我們再不能把大門關起來，閉門造車，縱情幻想了。我們當檢視祖若宗之所遺留的共業，其中當保存者幾何，當剔除者幾何，再撷取西方文化的菁華，排去其糟粕，然後可以融會貫通，另成創格。於此，請除數義：

(一) 應注意世界學術思想的進步性 莊生有言：「無動而不變，無遷而不移」，這話最能狀寫學術思想進步的迅速性。十九世紀的科學，雖然推翻不少舊觀念，但仍然以一種根本的概念——因果關係的存在——爲根據。最近柏靈克 (Blank) 海生保 (Heisenberg) 愛因斯坦 (Einstein) 等對於數學的物理學，電力學的研究，已經把舊的科學思想之基石摧毀了。科學家相信科學不能發現最後的真理，今日科學家在科學上所能確信者只是一種「不確定原則」。從技術學上看，今日誠然沒有脫離舊的科學觀念之使用，但講到基本點，「不確定原則」却已高過一切。宇宙究竟是一個偶然的元子的世界，抑或自由

意志的世界，其根本的物理狀態如何，今日已不能把牠當作一個因果性的世界爲之摹述了。社會科學的演進，自然免不了受自然科學的影響，西方人士，現已開始對於人類整個文化，作系統的研究。十九世紀遺留的一切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宗教學，道德學的倫理，已漸漸重新估定。我們應該注意這種新傾向，新創造，而不要以十九世紀的理論自限才好呢。

(二) 應分別學術思想的國際性與民族性 世界學術如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等是超國界的，至於道德學，政治學，教育學，文學，史學，文字學，甚至人類學，民族學等，也往往受着民族中心的觀念所影響。我們對於前者，可以盡量採納，對於後者，則應以民族本位，爲之衡量採借與創作，用不着全盤西化。

(三) 應注意學術思想的綜合性 中國學術，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則爲中心。因此，前人在此一方面，往往有獨到的見解，現代社會科學家皆集中精力於此一方面之研究；而西方今日在傾軋中的資本主義文化之救濟，有賴於是。然而我們應知道，西方社會家以客觀的科學爲根據，其在方法上，材料上，理論上，節節上進，貢獻獨多，我們自應以綜合的方法，舍短取長，造成豔異的文化，以貢獻於世界。

總而言之，絕對的真理，世界本無有，我們應以「剛健中正」的態度，「自強不息的精神」，來闡揚世界學術思想，「繼往業，開來茲」，意在斯，意在斯。

近百年來，我國與西方民族接觸的結果，國際地位，夷於次殖民地，而文化組織力量，更屢瀕崩潰幾乎「文化上已看不見中國了！」自辛亥革命，迄今二十餘年，中國文化建設，尙無一定的正確路線，而中西文化如何接續問題，依然是國內學者爭辯的中心。自前年，我們十個教學的人們發表了一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以後，國內文化界論戰的立場，似乎分開兩個壁壘，一方主張全盤西化，一方主張

中國民族本位，亦即我們所謂「國家中心」。這種爭論，當然是很有價值的。不過我們以為建設現代中國文化，有幾個先決問題：第一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究竟是什麼，我們要了解這種根本精神，才能決定我們對於西方文化應取的態度；第二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我們對於雙方經過一番探究之後，方才知道中西文化之異同，方能提出我們建立現代中國文化的標準與路綫。我們以為：

(一) 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乃是經濟倫理。近代西洋的文化，乃是機器文化，由機器文化方創出資本主義，引起社會主義，至於機器之所由生，則又由西洋人的文化生活態度造成，而此生活，態度，即是「經濟倫理」。經濟倫理的理想，不外相信時間是真實的，故主張寶貴光陰，勞動是真實的，故主張努力工作，金錢是真實的，故主張征服自然，物質是真實的，故主張一分一寸地加以量度。

此種精神之表見者為理性主義，功利主義，實驗主義；其否則者為因襲主義，缺乏效能，懶惰，迷信。這是西方文化動力的所在。

(二) 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則為家族倫理。中國數千年文化之一貫的根本精神為「家族倫理」。倫理關係始於家庭，乃更推廣之於社會生活與國家生活，其弊病不止一端，在家族裏，生活上善成懶惰，萎靡，零亂，浪漫，不振作，不獨立，不守紀律，沒有條理之習慣；經濟上，遺產世襲，養成不喜勞動之心理；社會上，注重閥閥門弟，造成不平等的意識；道德上，注意因襲，故偏于篤舊，迷信，自私自利，沒有互助合作的社會精神，缺乏變的意志與動的力量。至於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亦以「知足不辱」「安貧樂道」「不為天下先」「無為」「不住于相」「空一切相」的思想所籠罩。中國文化的動力，性質，與西洋文化之不同者在此。

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新生活運動在國內的展開，其目的在使國民生活合理化規律化，由生活革命以促成中國民族文化的復興。從這點說，我們自然贊同西化，但所謂西化者，決不是要全盤，因為我們

對於中國新文化的建立，必須有一定的標準，這個標準，即是「中國本位」或「國家中心」。何謂中國本位？此有數義，不可不知：

(一) 應着眼於中國民族 我民族文化比不上西洋文化者，只是近三百年間事。此三百年時間，在人類全史看來，實至短促不足道。我國文化產生于大平原，民族氣度，至大至剛，不以「得一察焉以自好」，故由中庸之學說以至詭異奇偶之理論，同時並起，各種教理，兼包並容，所謂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我民族又富于適應性，能巧于運用，故外來之思想制度，經相當時間，類能以民族本位為前提，調和之，陶冶之，使能一若新出于研，又能主動而不為被動，能知進退存亡得失之故，故能鑑既往，策將來，其文化雖經歷萬劫，而不與埃及，巴比倫，米耶，希臘同埋地下者以此。我們採取西化，必要以民族利益為本位，要人家不忘自己，認識自己，批評自己，為着自己，以從事于最適宜于中國人民的生活之文化運動。

(二) 應着眼於此時之需要 中國革命之目的，當然是求世界之大同——「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這是我們社會理想的最高境界。然而，今日世界社會演進，仍然徘徊于民族主義的最後階段，我們在未完成民族建國的階段前，必不能躐等，更不能據苗助長。我們生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抱殘守缺的因襲，生吞活剝的模仿，中體西用的湊合，都是處處碰壁，路路不通。我們必得根據此時的需要，來建立民族本位的文化，方是民族唯一的出路。

(三) 應着眼於時地之需要 中國究竟是中國，中國不是西洋，牠有特殊的環境——文化的與自然的。我們的一切文化設施與建立，不能抹煞環境。由特殊環境所產生的文化，有牠自己的歷史的綿延性，有牠整個模型的功用性，我們只能使牠調節，轉換，改變，不能使牠全盤傾覆，尤其不能重新種植如樹木然。

建立中國本位文化積極途徑 基于上述三個條件，我們所以主張建立中國本位文化或國家中心文化。其途徑，在積極方面是：

(一) 擁護中心思想，認定三民主義為最適合於中國此時此地之需要。

(二) 發揚民族的優點，而應亟亟培養者有三：

(甲) 民族自信心——使大家知道民族的偉大，以「興滅國，繼絕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任。

(乙) 民族意志力——要有統一的意志，統一的目標，大家趨於統一，反對封建與支離破碎。

(丙) 民族觀念力——信仰就是力量，有先秦諸子的學說，而後有漢初之偉業；有十九世紀民族主義中心的教育與學說，而後有民族中心的社會科學的建立之心要。

(三) 吸取世界文化之菁華，而去其糟粕，以綜合之方法，完成新中國的三民主義文化之新體系。建立中國本位文化消極途徑 而在消極方面，要附帶聲明的，自然是：

(一) 否定封建時代的文化；

(二) 否定個人主義的文化；

(三) 否定帝國主義的侵略文化。

目前國際間有三種顯著的集團，鼎足而立。其狀態為明爭暗鬥，而花樣之新，實在是齟齬不同。第一個集團以英美為中心，其文化傾向民主主義；第二個集團以德意日為中心，其文化傾向法西斯主義，形成所謂「法西陣線」；第三集團以法俄為中心，其文化則傾向社會主義，形成所謂「人民陣線」。這三個集團的衝突，其根本原因，離不了經濟，離不了「自私自利」。我們有一部分人褻販陋習，迄未消除，舍己耘人，搬運無已，因而所謂「人民陣線」「法西陣線」紛紛擾擾，迄無寧日，此種模型心理，

實由錯誤的認識所構成，我們要指出。

(一) 中國人種不是低劣的人種 中國人民之腦力體力智力不在他族之下，最近孫哲生先生「今日之民族問題」文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西人之好為種族研究者，如琴斯堡 (Ginsberg) 曾證明歐洲人頭腦平均容量男為一·四五〇立方公分，女為一·三〇〇立方公分，而中國人之頭腦平均容量則為一·四五六立方公分。又如託必諾 (Tibnaod) 亦曾言歐洲人平均腦重祇一·三六一公分，而中國人則為一·四二八公分，即令所言未必果確，而我國民族之決非較劣於他族則甚明，」其實近代人類學泰斗波亞士 (Fauz Boas) 早經指證出人類文化之差別，只由於各民族所走的路綫，有遲速之不同，並非由於體質的差異。我們固不必太過自尊，目無餘子，但也不可存着「自卑的心理」，蔑視自己的創造能力。

(二) 中國民族是富於生命力的民族 我國民族在歷史上曾創造偉大之文化，中國雖屢遭外族之蹂躪，但卒能以民族自身之努力，作復興之運動，達到自力更生之目的，如明之於元，民國之於滿清，都是實例。這種民族更生力，為任何民族所不能比擬，而同時亦證明我國民族，不是衰老，不是沒落。

(三) 復興民族要靠民族本身的努力 世界各遭空前之困難者，不一而足，大戰後之德意志，革命後之蘇俄，其所遭遇之困難，何嘗比我們減輕些？但牠們經過十餘年的有計劃的努力，全國人民，在領袖指導之下，埋頭苦幹，現在已經成爲一等的強國了。西諺所謂「天助自助」，我國的復興大業，所以必需自家努力，要建立「民族統一陣綫」，實行全國人民訓練，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才能有吐氣揚眉的一日。

我們的主張 根據以上諸點，我們所以主張以民族利益本位爲立場，來促進民族的自力更生：

第一·闡揚世界學術思想，建立中國本位或國家中心文化，造成優良的社會環境。

第二·在五惠平等原則下，利用外資，盡量開展國家產業，完成國民經濟建設。

第三·擁護中心主義，中心領袖，建立「民族統一陣線」，抗敵禦侮，安內攘外。不依存他人，不供他國犧牲，否足「人民陣線或「聯合陣線」，不苟同於「法西陣線」，消滅「漢奸組織」。

我們的「共信」如是而已。「愚公移山，知非所任，鴻碩之士，幸共圖成。」

本章採自更生評論創刊號黃文山：復興民族的幾個基本原則。

第十一章 抗敵無畏論

「勝負之徵精神先見」……六韜（兵徵篇）

抗戰 假使現在地層底下忽起一種激變，迸出極熱的火力，衝破地殼，竟把意大利維蘇浮火山的狂熾重新燃灼，焚燬一切街衢房屋，我們內心縱深惋惜，口中不妨說，這是自然現象，只好聽其自然！假使長空忽來一個怪星，本着極大的速度，逕與金星相遇，轟地將其撞得粉碎，我們內心雖覺震驚，口中不妨說，這是宇宙災異，惟有任其自然！假使火星上面的怪人具有異能奇技，忽惡作祟，送來一幅「死光」，直把人類毀滅一半，我們內心極感畏懼，口中不妨說，這真不幸，且待我們從容研究，徐圖應付！再假使，諸位同胞，不要再假使了！現在東方倭寇已作大量軍事動員，拿着兇猛的武器侵略過來，蹂躪我們的河山，殘殺我們的同類。我們的領土日蹙千里，國將不國了；我們的同胞月死億萬，生無以生了。我們對於這種空前的國難究竟應存甚麼根本態度？捫心數息，聽其自然嗎？不成！撫心忍痛，任其自然嗎？不對！平心靜慮，企圖倖免嗎？無有是理！我們最有效的辦法是：戰戰戰！速把這慘無人道的倭寇逐出神州禹甸，收復我壯麗的河山！殺殺殺！殺退這惡貫滿盈的倭寇，永保我親愛的民族！我們圖存的

大道在抗敵，抗敵的精神是無畏！目前只有一條生路，全民族應站在一起，心堅如鋼，盡量發泄大無畏精神，誓與敵人作持久戰，殊死戰，以爭得最偉大極光榮的勝利。

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試各撫心自問，已戮力同心走上抗戰無畏的正路麼？如曰未也，及早醒來。依我觀察，深覺國人對於抗敵應有的態度迄未能體認清楚，協和一致。過去的失敗，目前的挫折，原因在此。茲且本「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旨，直率說來。國人對於抗日的態度表現於外，或隱藏在內者，大約漢奸爲一類，弱者爲一類，前勇後怯者爲一類，始終雄健者又爲一類。

漢奸的成因 漢奸的種類有差別，漢奸的構成有原因。年來農村崩潰，經濟破產，都市凋弊，百業廢弛，致令愚癡國民求生無路，而國家又遭逢多難，未能早籌善策，拯濟防患於未然之前。驍勇者遂挺而走險，流爲匪盜，其狡黠者又習見匪盜雖能逞欲於一時，然國家完好，威權長在，終久難逃國法軍法之懲罰，一旦敵人環伺侵逼，國勢岌危，乃遂裏應外合藉強寇之狂箠掩蔽一己之私利，不惜賣身投靠，暫圖溫飽。此等漢奸雖極可恨，然其動機實至可憐。最令我們痛心切齒者，更有買辦富豪，軍閥政客。他們平時窮極奢侈，享盡淫樂，原本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一遇國內政局動盪，國際情況變遷，其勢不能長保安富尊榮，滿足邪心慾壑，於是百計千方，通敵獻媚，認賊作父，不惜以國家命脈，民族生機爲犧牲品，換得輪盤賭，鴉片烟，姨太太，汽油車，高樓房的維持費。過去我們眼見許多豪富，許多奸商，許多軍閥，許多貴爵，今日走京滬，明日轉平津，鉤心鬥角，搖尾乞憐，國人固裂眦束手，不能制裁，政府且隱忍羈縻，優予位置，他們恬不知恥，貿貿然以「日本通」號召於洋場官府，煊赫一時。此等敗類，人面獸心，本無人性，那有國籍，其必由「日本通」搖身一變而爲「賣國賊」，不言可喻。今日大難臨頭，賣國求榮竟成他們的專業了！嗚呼哀哉，此等亡國之氓，死矣不可復救矣！抗敵云乎哉！相傳有一窮鄉荒壤，草木不著，鄉人寓居其境，缺少肥料，計無所出，於是奔馳隴土，取草裹糞，頂戴而歸，

欣欣然傲睨路人，說道：我今幸得肥料了。那知天忽油然作雲，沛然下雨，頓令糞汁倒瀉洪濛，淋漓全身，路人指目而罵之曰：臭哉鄙夫！臭哉鄙夫！今日漢奸之行徑何異於是。自愛的同胞，你們純潔的內心尚能留存頂糞求肥的溷濁動機嗎？

我們不是弱者，何謂弱者？有一類人，遇事無知見，臨難急退轉，在正常生活環境中，偷安苟且，聽天任運，以「不得了」爲生命的悲號，以「無辦法」爲生命的行業。一旦環境劇變，危難到來，只得接受命運，聽其自然，以不了了之，以無辦法爲法。此等人心未始無國家觀念，未始無民族愛情，然而以愚昧故，以怯弱故，只注念於國命之垂危，復喪膽於強寇之橫暴，日日徒喚奈何，如大江東逝，只顧隨波逐水，順趨下流，不知力爭上游，共挽厄運，這叫做辱國之民。其動機雖不像漢奸之溷濁，然充其量之所至，終亦不得不流爲亡國之民了。許多人不明「決勝之道繫於精神之無可屈服，竟自以爲我們教育之發達不如敵人，技巧之發明不如敵人，工商之繁榮不如敵人，兵器之精良不如敵人，組織之嚴密不如敵人，外交之巧詐不如敵人，軍事之優越不如敵人，與其歷盡苦辱受盡犧牲而終不免於慘敗，何如避免苦痛減少犧牲而事前不戰，中途言和，尚能隱忍偷生，僥倖苟免。其甚者更有人援引最近國際形勢作爲例證，漫說中日戰爭未發之前，倭寇擊沉黑龍江中俄國砲船而俄國退讓，滬戰已發之後，敵機射傷英國大使而英國隱忍，最近又炸燬英美軍艦而英美屈辱。自命爲第一等強國，尚且以「不得了」了之，「無辦法」爲法。我們急轉退讓，又有甚麼了不得？此種言論如出自漢奸之口，原不足異，因爲漢奸早喪國籍，其居心已污穢不堪，盡人皆知其爲敗類，奈何愛國有心人竟未敢先怯，從動機上求作「準漢奸」呢？現在且讓我引喻以破此論，嘗聞一對愚夫愚婦分食三塊餅乾，各得其一，尚餘其一無法均分，於是相與誓約，不得言笑，誰耐久默，當得此餅。瞬息間忽來強盜，盡取其家所有財物，夫婦二人因有約在先，彼此默視，噤不發聲。強盜行劫完畢，眼見愚夫隱忍不語，乃更肆無忌憚，當前侮辱其婦，這

個呆子依舊一言不發，任其所爲，愚婦忍無可忍，急責其夫道：笨東西！爲何見盜不抗？愚夫答言：餘餅定爲我得；於你無分了！全國同胞，現在是當麼時候了？東方強盜已深入堂奧，我們所有財物被劫無餘，東北四省之萬里沃土，黃河以北之無量寶藏，長江下游之富饒區域，盡已變作倭寇的囊中物，唯一財源所自出之海關將不可保了，縱橫貫串之主要鐵路大半都爲敵所佔領供給軍運了。一切財富寶物都被劫淨盡，所有生命尊嚴都損失無遺，那裏還有心情想去染指一塊餅乾？試問縱能僥倖保有一塊餅乾，於整個國家之生存，全體民族之持續，又有何用？我們不於此時與強盜拚個他死我活，更待何時？處此存亡絕續的時候，如何能拿英美蘇俄之退讓屈辱來作自家退讓屈辱的幌子？東方強盜雖暗無天日，究竟還不敢橫掃西伯利亞，還沒有佔領英之三島，還不能踐踏美洲大陸，他們爲各自利益打算，暫時不妨隔岸觀火，以圖倖免，甚且連正義呼聲亦不敢發出，甚且更有其他帝國主義者販賣軍火，乘機資敵，以圖自己的經濟繁榮。這是他們民族人格破產的表徵，國際道德標準墮落的鐵證。我們民族要死裏求生，自爭人格，自保命脈，那能和他們混爲一談？關於國際退讓一層，我今更說一段故事以爲警喻。據說有一位豪強不可一世的惡人，左右對其備極謙恭，他每次咳嗽，左右之人順承其意，急以腳踢淨，更有詔者以不及先踢爲憾，於是待機乘勢，於他唾未吐出之際，急舉手踢其脣口，企圖先意承旨，得其歡心，詎知詔者此舉適逢彼之怒，轉爲暴者所痛擊唾罵。目前國際間正有不少的詔者對於暴日伺機踢唾，曲盡逢迎之能事，將來總有逢彼之怒的一日，到了那時，悔之晚矣！我們的國家有歷史的光榮，我們的民族有道德的尊嚴，則應於國際正義消沈之際，人類道德淪亡之日，對於這猛如虎，狼如狼的倭寇，要本百折不回的精神與之抗爭，獲取最後的勝利。弱者應知，我們中國民族是道德優勝者，在人類中決非劣敗者。現在偉大的時代到了，我們的心房，我們的脈管，不容有畏葸怯弱的血液。戰戰戰！殺殺殺！這才是我們生存的機會！這才是我們勝利的精神！

民族復興之路 當數年前蔣先生忍辱埋頭苦幹，努力建設國防的時候。舉國人士洵洵以抗日相號召，揆其用意，似說：我爲學生，我爲教員，赤心愛國者唯我一類，我能抗日而當局不能；我爲工商，熱心救國者唯我一類，我能殺敵而政府不能；我爲開明政治家，忠心謀國者唯我一類，我能制敵於在野之日而在朝者不敢；我爲急進志士，苦心衛國者唯我一類，我能博得與國同情，一致殺敵，而中樞能之而不肯爲。當是時也，舉目四顧，前後左右，遠近親疏，盡是抗日志士，如有少數人稍覺近代戰爭之嚴重，近代國防之繁難，近代戰禍之慘烈，近代外交之譎幻，近代經濟之複雜，主張盡量準備，機熟再發，舉國人聲必囂囂然非議之曰：不能愛國，不肯衛國，不知救國，不惜亡國！我們殺出關外，我們飛渡黃海，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便能拿一道兵符把倭寇消滅，氣吞河嶽，聲震天地，勇哉悍哉，可敬可佩！俄而蘆溝橋變起，八一三戰興，繼而北戰場退却，西戰場挫折，東戰場失利，於是羣情悞傷，教育界的弱者走相告曰：前途不得了！工商界的弱者走相告曰：我犧牲太大！政客的狡者走相告曰：我真無辦法！急智的黠者走相告曰：與國畏難不動，尙猶有待！何如及早言和，尙可修養生息，重整旗鼓，待機乘時，然後再動。時未至而求先時，機未熟而求先機，整個國家命脈，全體民族生機，豈可作賭場之孤注一擲，博得衆口之喝采嗎？時已至而不乘時，機已熟而不趁機，未來的國家前途，方興的民族命運，豈可像賭場孤注一擲之慘敗，便爾傾家蕩產，自殺以了結一切嗎？現在苟猶有作此想者，我敢盛氣而臨之曰：前勇後怯，辱國之民！於此更有一喻，曠野中所空屋，傳聞常有惡鬼，人都不敢就宿，於是有人自命爲大胆者數人聚而譏曰：我能入而你不敢，我敢宿而你不能。昏黃時有一旅客先期止宿其中，俄而自恃爲勇者之一人排闥直入，見先宿者謂其是鬼，趨避不前，後至者更見前有一人，復謂是鬼，於是羣相驚怖，落胆而退！後來真有大勇者至，急排衆難說道：小鬼何足畏，我今當與之格鬥，我勝彼，彼不我勝，我自是人，彼仍爲鬼：彼勝我，我不彼勝，等是死耳，彼固終無有以勝我者。說罷竟持械深入，

與鬼格鬥，先止之旅客亦急起爲勇者聲援，并力格殺，不久，雞鳴天曉，方知非鬼，更何足畏。勇悍的同胞，現在的危難盡是小鬼的鬼計所布的疑陣，我們誠能奮發爲雄，格鬥勿退，鬼雄終自不敵人勇，現在雖是漫漫長夜，但是雞鳴有時，晨光必至，青大白日之紅光流照大地，亙古不滅，萬世出曜。這畢竟是我們的國徽，我們應賈勇擊之前進，掃蕩一切鬼影。光榮終究是我們的，勝利也必定是我們的。愛國同胞，突向前面去！現在富有切實的生機，未來更有無窮的希望！此地是我們決勝的戰場，前途是我們取勝的樂土！我們民族生命力彌漫着廣汎的戰場，我們國家優勝旗招展在無垠的樂土！

咬緊牙根，忍受現在任何痛苦不退轉，立定脚跟，支持現在任何困難更前進。我們唯一的生路就寄託在這些始終雄健的興國壯士身上。蔣先生在去夏廬山談話會席上如此昭告國人，首都淪陷的次日，他又如此曉諭國人，武漢紀念週的講辭更如此鼓勵國人。其他始終抗敵的將領亦如此同聲勸勉國人。漢奸一類不足齒數，他們心身污穢不堪，由他們死去，毫無足惜。弱者一類不足呈念，他們的心靈已被毒蟲咬傷，讓他們自盡，他們的自盡轉是我們的成功！前勇後怯者是有藥可醫的。請他們前來，注以強心針，服以興奮劑。他們的精神必須奮發，他們的毅力必須持久，甚而至於死，也要和大家死在一塊，預爲後起壯士減少困難，開拓生路。我們從事長期抗戰，應把陣綫上的人員分辨清楚。漢奸是亡國之氓，其可惡可恨正與敵人一樣，應澈底殲滅他們！弱者是辱國之民，畏葸不前，處處障礙我們衝鋒陷陣的雄師，應及早撇開他們！前勇後怯者雖是喪國之民，但是他們的胆囊未破，胆汁猶存，興國壯士應以橫絕太空，行氣如虹的神勇態度招之在前；以大風捲水，吞吐大荒的矯健精神御之於後，使他們進可存雄，退無去路。

正義之戰 綜上所述，國人對於抗日的態度約可結集起來，形成兩種論調：一，有畏論；二，無畏論。有畏論是漢奸與弱者的催命符；無畏論是雄健者的甘露汁，同時也是前勇後怯者的救生丹！強敵當

前，恐懼猶豫，狐疑不進，謂之有畏。寇來相侵，必戰之地，國和民親，心堅氣固，上下同欲，勝敵而益強，乍敗而愈奮，謂之無畏。無畏有畏之分，中國兵法言之極詳。六韜兵徵篇說：「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畏其將，此弱徵也。」這兩種對比，不僅是強弱之異徵，更爲生死存亡之分野。有畏則死，無畏乃生。有畏將亡，無畏必存。所以六韜軍勢篇又復闡發這無畏的精神：「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迅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我們現在對抗倭寇，是國家存亡之所關，民族生死之所繫，全國同胞應以「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的決心，無恐懼無猶豫的壯志，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的勝情去格鬥，非至東方強盜收退崩潰之末日到來，我們決不氣餒，決不罷休！到了現在，怕戰就是漢奸，主和就是弱者！我們新國家要在決戰的過程中建設起來；我們新民族要在無畏的精神上樹立起來。把漢奸弱者都屏諸東夷，不與同中國。真正中國人的血液裏面不再允許有怯弱的血球存在，我們人人能爲決戰壯士，我們人人必爲勝利壯士。真的！我們一心爲救國而戰，爲做人而戰，爲救世而戰，爲扶持正義而戰。世界上缺少我們的奮鬥，便根本喪其意義！我們無上的光榮在此，我們偉大的使命亦在此。

上述無畏論就是中華民族在此非常時期中所樹立的生命哲學。一切興國壯士的生命史都應當以大無畏三字爲總序，以差別無畏爲精采絕豔的內容。差別無畏其類有三：一，忍辱無畏；二，戰鬥無畏；三，死毀無畏。苦來正受，剛強難伏，見辱不驚，安住鎮定，叫做忍辱無畏。我們血肉骨幹，心意神志，純是金剛作成，縱爲毒蛇捆縛，亦能行氣奮力，使之化爲灰燼，頓弱無害。必如是才能摧毀一切艱難，化險爲夷，自在生活，心齊志一，決命投死，奮勇前進，必戰必鬥，叫做戰鬥無畏。四萬萬國人，

除却縱或有五千萬的漢奸與弱者不計外，相依以同類，相親以同義，相濟以同難，共謀以同智，共勝以同力，感應以同情，「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吳子治兵篇，并參看六韜教戰篇）三軍作戰，合成百萬千萬乃至四萬萬之大衆，定使通國之人盡爲壯士，以吞滅七千萬倭寇爲生活的目標。「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國策引孫臏語），死地決戰，以死救生，這叫做死毀無畏。孫子說：「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孫子九地篇）人類存在，原以安全爲一大事，然而隱忍苟安，則生無鬥志，生無鬥志，是爲偷生，偷生不如死！孟子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又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告子章）淮南子亦曰：「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所以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繆稱篇）見危授命，一向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古訓，四千餘年一縷相承的光榮歷史就是這「捨取身義」，「殺身成仁」，「以身衛義」的精神結晶。雖觀古今中外，那一個國家能敵得過我們生長？那一種民族能比得上我們久存？這生長久存之道純依死毀無畏的精神奮鬥得來，理非偶然，事無僥倖。我們永遠把握這種精神與倭寇苦鬥，最後勝利必然爲我所得。現在且讓我徵引商鞅的名言結束本文，兵守篇說：「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量與客生力戰。其城難拔者，死人之力量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量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量與客死力戰。」四萬萬同胞，人人存無畏之心，處必死之地，操決鬥之戈，握必勝之權，教倭寇以生人來，以死屍去；以乍勝始，以潰敗終了。

本章採用：新民族週刊創刊號方東美；抗敵無畏論。

第十二章 東亞大時代：前進吧，中國！

東亞大時代降臨了 東亞大時代降臨了，我們應該用十足的勇氣去迎接它。

中華民族在東亞大陸上峙立了五千年，從西北角上發腳，東出海表，西入朔漠，南臨粵澳，開疆一千一百一十七萬餘平方公里，人口蕃衍四億五千萬衆。這個大族，在五千年的壽命歷程上披荊斬棘，提携落後的民族給人類創造一片文化的產業。就中日兩民族的關係說，已有兩千年的文化因緣。自秦漢以降，中歷魏晉六朝，代有往還，至唐而往來益密。凡東瀛典章文物，政治學術，宗教禮俗，以至人生日用之資，幾乎無一不取法於中國。自宋迄明，關係雖已不如唐代的密切；然明亡之後，尙有朱舜水先生講學東邦，給日本樹立下近二百年來的文化根基。在這兩千年來的悠長歷史中，中國對日本總算盡了一個文化宗邦應盡的義務；在種族上也有深厚的血緣，在現代日本人中，恐怕就有不少中國祖先的裔孫。中國對日本放了這許多債，她是怎樣的報答我們呢？好！遠的不說，單就近六年來的情形看，佔我四省多土地，奴我們三千多萬的同胞，最近又藉端毀滅我們文化故都的北平及商業重鎮的天津。狂燒虐殺，滅絕人性，更殘酷毒辣的摧毀我們的文化機關。中國人要知道日本就是這樣報答我們！

在近代史上，中國在世界的大局中，不斷的被迫對外作戰，自從尼布楚之戰算起到九一八事變一共八次對外作戰，並無一次是全國的對外戰爭。就兩千年來的中日關係史上看，這兩個民族也從來未發生過全面戰爭。秦漢時代，日本對中國也只是嚮化中國文化的夷狄之一種，根本不成敵體；其後漢學浸遍東瀛，根本用不着刀兵；元朝忽必烈東征，打倒日本國內，那是蒙古人的事；明朝倭寇之亂，只是流氓性質；豐臣秀吉征朝鮮，明雖動兵，也只是一隅之事；降及清季，日本吞琉球，擾台灣，均未演成大事，直至甲午朝鮮之爭纔爆發了中日兩國的第一次戰爭。那次事，中國方面參戰的只有北洋一隅，算不得全

國對外戰爭。其後，庚子事變，日本軍隊到了中國的首都；甲辰之役，日本在我們的東三省同帝俄開戰；避免歐戰期間日本攻掠山東，都是枝節片段，根本不成爲戰爭。九一八的事情，佔土奴民，就外來的條件講，已充分可以構成戰爭了，但是我們忍耐屈辱，以至於今。不抵抗，假抵抗，半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這五六年的經過中，就未曾有過一個戰爭的局面。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們在六年的忍耐中，在精神上人們增厚了國家意識，國家成功了一個統一的局面，在物質上也多少儲蓄了一些力量；隣人如必不許我們走和平建國的路，用強盜的故技，妄想割斷我們的生命，那我們只有整個的拚了！在這條路上，必然的是中日的全面戰爭。

現在就到了整個壞的時候了。邦交壞到極點惟有打仗，打倒了日本軍閥，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纔可以和日本國民攜手，恢復兩千年來的深厚舊交，出現一個中日兩大民族整個好的局面。

大時代來了，中國要努力做這大時代的主人。這將是東亞歷史的空前一章。現在是東亞大時代的起點，爲了我們祖宗的光榮，爲了我們子孫的幸福，要獻身給這個大時代，都要獻身給這個大時代，都要朝着這個大時代的火燄前進，我們甘願做這火燄的燃料，以延續我們中華民族的光榮！東亞大時代降臨了，我們應該用十足的勇氣去迎接它！

前進吧，中國！我常說，九一八以來不斷的鞭撻，給我們的教訓太大了，也太有用了。現在我更相信我的話的真理。我們沒有國家的觀念，日本逼着我們非有不可；我們沒有國防的知識，日本逼着我們非懂不可；我們像一盤沙，日本逼着我們向一塊兒粘；我們不知道國家的獨立須要自立，我們不知道國家統一的必要，日本打着我們罵着我們，教我們知道：甚至我們不知道內戰的可恥，日本也使我們的拳頭再不能落在自己身上。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整個的睡着了，都鑽到九國公約的被窩裏去了，日本把這條被子給我們揭去撕碎了，我們是被驚醒了，並且發覺自身是赤條條的，我們從此不能蒙頭蓋臉

的睡大覺，並且須要弄套整齊堅固的衣服穿在身上，以避風禦寒，並且走出來見人。我們真該謝謝日本，假使我們沒有這樣一個鄰居，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將不知要墮落到什麼樣子。

真的，這五六年的忍耐，使我們的國家逐漸走上近代的路。在這五六年當中，一般人民開始認識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且痛感自強自立的必要。全國的軍隊已莫不是在同一的軍令系統之下，行政院的命令可以通行全國，中央的命令可以動員全國的軍隊。

前進吧，中國！

前進吧，中國！萬里長征，當然要有些坎坷的路。目前的險阻是催我們努力前進的！

本章摘錄國聞週報戰時特刊第二期及十四卷一期王芸生：東亞大時代及前進吧中國二文。

討論大綱

一 什麼叫做民族？什麼叫做民族性？

- (1) 民族的構成要素是什麼？
- (2) 民族與民族性的關係怎樣？
- (3) 中國民族性的代表是什麼？
- (4) 毀滅一個民族性的方法是怎樣的？

二 中華民族的起源是怎樣的？

- (1) 何謂埃及說？其根據與缺點如何？
- (2) 何謂巴比倫說？其根據與缺點如何？
- (3) 何謂印度說？其根據與缺點如何？
- (4) 何謂土耳其說？其根據與缺點如何？
- (5) 何謂馬來半島說？其根據與缺點如何？
- (6) 何謂新疆說？其根據與缺點如何？
- (7) 試述甘肅蒙古兩說之意義及其根據與缺點。
- (8) 詳述土著說之內容及其根據。

三 中華民族的構成及其分佈狀態如何？

- (1) 構成中華民族的分子有幾系？

四 中華民族的精神是怎樣的？

- (2) 中華民族是完全統一的整個民族嗎？
- (3) 中華民族的分佈狀態怎樣？
- (1) 從言語文字來觀察中華民族是統一的嗎？
- (2) 從中國宗教思想來觀察中華民族是統一的嗎？
- (3) 中華民族的精神是怎樣的？

五 中華民族的發展經過如何？

- (1) 中國歷史上那兩次受異族的統治？
- (2) 中國民族思想最發達的是在什麼時候？
- (3) 中國那兩次是大統一而成東亞大帝國？
- (4) 中國人向海外發展何時最盛？
- (5) 華僑與祖國的關係怎樣？

六 民族主義與戰爭的關係如何？

- (1) 民族情緒的特點是什麼？
- (2) 戰爭發生了，個人應做什麼？
- (3) 我們爲什麼要愛國？
- (4) 何謂絕對愛國主義？
- (5) 國家民族的存在與文化關係如何？

七 中日戰爭與復興中華民族的途徑如何？

- (1) 中日戰爭給我們些什麼教訓？
- (2) 在抗戰中我們怎樣去復興民族？
- (3) 復興民族的基本原則應該怎樣？
- (4) 中日文化精神根本不同之點何在？
- (5) 抗敵中如何消滅漢奸？
- (6) 從歷史觀察中日有過多少戰爭？
- (7) 我們給予日本文化上的教導是怎樣？
- (8) 日本爲什麼要侵略我國？
- (9) 我們怎樣利用這個大時代去復興中國？